

朝從信錄

十四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二 八	二 四	八 七 九 四	漢 書

漢書門			
冊	架	函	號
二 四	二 四	六 七 四	八 七 九 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94
冊數	24 (13)
函號	284 6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四

草文庫

祥雲菴常任

秀水

沈國元述

浙江巡撫蘇茂相請恤錄 昭代第一慘忠疏曰臣聞人

臣事君以忘身忘家為極致 國家勸臣以褒忠褒義為

大典故忠義之臣即在勝國首賜褒嘉如唐之於堯君素

宋之於韓通皆以其抗節不屈事定之後特詔顯揚凡

以忠義為國家命脉必命脉固而後國祚長矧

本朝有異常慘忠累蒙 列聖軫念而所司未能極力表

揚遇

正磨勵人
心之机括
允為盛舉



皇上激勵節義之朝奉行猶可緩乎則遜國之輸此
學士方孝孺是已。臣按孝孺浙江台州府寧海縣人自幼
誦法聖賢步趨仁義。

太祖高皇帝以布衣召見稱云異人留爲子孫光輔太
平及建文時爲太常博士。

成祖靖難兵至孝孺抗志不順其身被戮殃及十族蓋古
今人臣致身之慘未有如孝孺者及天下大定都御史陳
瑛請治建文時諸死事臣。

成祖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爾勿問又曰諸臣盡忠于我
太祖故盡忠於建文洪熙元年。

仁宗諭羣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忠臣宜有傳不書何
以示勸至隆慶六年。

神宗登極詔內一款革除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
刑戮有歿無二此皆我太祖高皇帝所儲忠臣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之語是諸
臣罪在不赦心實可原朕今仰遵我

皇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詔書到日各地有司
官查諸臣生邑或特建祠或附本處名賢忠節祠當時以
禮致祭其坟墓苗裔存者厚加卹錄欽此是累朝

列聖軫念忠義如此稠疊而所司未見有奉行者故人心
未見激昂秉彛未見奮發以臨難苟免為智以舍生取義
為愚臣且今因督師巡至台州寧海經方孝孺故里見其
人烟寥落風景慘淡及詢其遺裔有方忠枝方振節方繼
忠方維節四生來見皆容貌朴魯衣食不贍不覺潛然出
涕夫以

太祖尊賢禮士故後代得此仗節死義之報

成祖之靖難比跡湯武方孝孺之歿節同志夷齊乾坤所
以不毀日月所以常明恃有此忠義一脉耳今日必特
加褒贈錄其子孫庶以紆二百餘年鬱抑之氣培千萬

年悠久之基是所望

陛下勅部亟為覆行不容延緩者也或謂孝孺當時血
胤盡戮存者未必親枝臣不謂然夫忠義之氣在天為星
辰在地為河嶽彼捐軀致命之臣脰斷骨碎即崇褒顯
廕於歿者何有要以國家自培忠義一脉則卹錄諸
典皆宜備舉以樹風聲大抵今日欲張國勢在固人心
欲固人心在獎忠義又當獎真忠義勿致濫請混淆臣
在浙言浙得於見聞不敢不以入告伏乞勅下該部速
為覆議施行臣曷勝悚息待命之至奏入

上嘉孝孺忠烈特與祭葬伊妻鄭氏准祔葬原藉仍命

議謚并所在有司新其祠宇

大學士葉向高等奏曰竊惟今日封疆多事東西逆賊勢

甚猖獗各處索餉請帑皆急如燃眉臣等每當看詳不

勝愁悶欲報可則內帑有限且恐

聖意未必慨行欲遽不允則地方委係危急不容坐視欲

遽令戶部設處則戶部亦束手無措尚書汪應蛟且稱病

求去欲遽行各省嚴追逋欠則民窮已極嗷嗷思亂追征

太急必至生變蓋臣等之苦心于是而窮而計真無所出

矣頃科臣薛文周請盡括天下布政司府州縣錢糧言若

可行其實府州縣庫藏亦皆空竭安有贏餘布政司或有

數萬所恃幾何且恐地方有事亦當存留以資緩急若皆

括而空之見如目前山東白蓮教之亂何以支吾此無益

于事而徒多一番之紛擾耳至于十庫錢糧雖皆額設不

可缺乏然必太平無事之日則可言額設今地方多事如

川貴雲南湖廣廣西數省錢糧或經陷沒或係截用每歲

所入戶部之數失其舊者多矣何獨取盈于內庫哉臣等

竊觀天下太平日久揆之氣數人心恐又大亂一番即白

蓮教布滿海內四川江西業已蠢動萬一山東未即撲滅

四方奸雄必有乘之而起昨督臣張我續曾移臣書謂各

處土司亦有聚眾數千看川貴消息而動若然則奢酋不

論閣苦心
于此可見

言搜括不
可行

言內庫可
斷

收拾人心
處置兵食
以平禍亂

言川貴急
需禁餉帑
金

接濟海師
中種邊民

議處西虞

諺云前人
產牛後人

滅安酋不驅其禍豈獨在川貴已哉此非

朝廷之上大破常格以收拾人心處置兵食臣等切恐其
靡爛决裂而不可救也目前最急如經略王請修邊銀九

十萬總督張請留湖廣全省錢糧四川撫按請餉六

十萬貴州撫臣請餉五十萬除湖廣錢糧聽該部題復

外其餘皆係請帑臣等未敢遽為擬允示擬下部俟

其覆上當酌量給發其他如登來之接濟毛文龍董應舉

之屯田安插遼民皆係急務亦須量給若虎慙鬼慙舉部

索賞插罕諸夷欲合力誅奴則所費更多當俟邊臣奏事

再為議處耳臣等非不知前此所發帑金皆虛靡无益

但據今日時勢不得不為此又切窺

聖心為疆事焦勞而臣等豎儒茫無一籌可以仰贊屢屢

煩瀆以發帑庫為言慚愧無地要以天下太平何處非

皇上之財自古未有患貧之

天子如其大亂則雖積金如山亦不能守此亦

皇上所當深計而熟圖者臣等亦萬不得已而效其愚耳

伏望

聖慈俯垂鑒採

山東妖賊復陷鄒滕二縣

巡撫趙彥奏報云二十一日據署鄒縣事兗州府通判
鄭一杰報聞香教二千餘人于十七日三更西門鳴鑼

正謂

烈語

三聲吶喊三聲用斧砍門城中內應通判挈印走出東門又報稱十七日四更時有聞香教內應外合群賊齊入滕縣城內劫虜庫藏屠戮甚慘縣官姚文胤逃出見今踞城諸賊罪惡滔天神人共憤聞報之日即委都司楊國棟河溝守備王文燁率兵馳赴征勦外查鋒營兵不及三千業已盡發而臨德二營亦發強半白蓮在在倡亂州縣在在請兵省城無兵可與只以練訓鄉兵責成有司而已臣于去歲會題泗州添兵一萬二千名省城添兵三千名已奉

欽依推補將官矣因登萊開闢三方並進計部之額餉不足海上之枵腹可虞臣不得已將新兵一萬五千盡赴登萊為同舟共濟節不措費之朴忠也不意計部將前撫臣題准九千兵餉亦不准留用捉衿露肘無可奈何今妖賊突發不惟無兵而出征之兵亦無餉可給矣若非遼事之決裂妖黨豈敢橫逞又非遼餉之搜括東省豈至空虛廣寧失後臣逆知草賊蜂起條議留錢糧一款計部不肯覆行危急至此欲臣不用新餉不可得也臣前疏已先言之矣今妖賊俱在兗屬而鄒滕二縣尤南北孔道臣欲親為推問滅此而后朝食司道府縣僉為白蓮邪教無一州縣無之觀望切發處處見告一

移鎮人心動搖恐煙塵四起難于收拾居中調度無不可者臣因之不便輕動非敢憚于行也幸諸將奮勇士卒用命都司廖棟一鼓而獲級一千三百有奇燒殺無美少俟兵將會合盡勦鄆城之賊發各營兵齊至鄒滕恢復城池掃蕩妖氛亦不難于底定矣惟臣奉職無狀禍亂突發萬死尤有餘辜伏乞

皇上先削臣職級戴罪討賊候平之日恭候斧鉞之誅臣僅會同河道總督陳道亨巡按王一中據實上陳伏乞

敕下兵部覆議上請嚴加查勘失城通判鄭一杰知縣姚文胤并行勘問庶法紀昭而人心肅地方事尚可為也

魯王捐貲保城

上以藩屏有賴深嘉之

贈講臣唐文獻太子少保廕一子中書○賜侍郎王德完祭葬

閱此疏足
王公統
理慎密慮
情邊計指
學列着不
斷于此矣

思之流汗
滿腋

實語

經略王在晉款戰疏曰自正月後廣寧五百里之間西虜
隔斷音耗遂絕自虜設盟為我向導哨馬達于前途而回
鄉人祁天祿等言奴于正月二十四日進廣寧二十六日
伊子即領賊抵關至十三站馬驚而墮地死用紅毡包裹
隨行之虜皆流涕奴以為不祥而置兵也斯時也潰卒離
披人被馬倒關門一湧遐想不能禁也萬一賊乘其後何
論山海豈復有薊永哉夷善于馬而馬蹶
皇天后土念我
祖宗之功德
冲聖之仁明惟阿護于百年乃奮怒于一且此無異奮博

浪之擊立挫神魂殺胡岑之叛旋催鬼錄我明萬世無疆
之祚即此已窺數之嘿定矣嗣後聞賊在十三站等處殺
遼人之不順者又執少壯奪妻子是以哨聚于林莽山谷
間奴亦不能盡殺也近保定人王愛迯回順帶錄州生員
趙啓口詞始知錄州城南等處遼人結聚者甚夥賊在東
屯大凌河住而有李世英劉承功等自廣寧滴水寺迯回
等距城十里夜望城頭燈火達旦以防西虜之掩襲賊之
不攻關者懼虜也非懼虜之強懼虜之衆招呼其部落也
又有樂清入王國自遼陽蘇胡子堡迯回知奴住新城李

我三方布
置彼三方

得情

永芳住遼陽奴發兵一枝守鎮江防朝鮮發兵一枝守南

丙月定言表

照應我着
着虛彼着
着實言之
可痛

即偵探一
節彼能來
我不能往
的是何故

識破

兩朝後信錄 卷十四 七
衛防登萊發兵一枝守廣寧防西虜至五月十六日聞有
一湖廣人走回足跛落後為絃暈大夷人所掠傳報李永
芳向在遼陽今渡河來廣寧奴差遼人齎多金進邊偵探
關上兵馬若干今調何處兵打聽內邊怕我否非無意窺
關者奴既糧足草長馬肥而我城郭未完人心未定終朝
有戒心焉此夷情之得于傳聞者也今之款關受賞者為
哈喇博大罕首孛羅贊伯彥黃台吉及朶顏三衛諸夷來
莽二大都暨三十六家為薊宣之西虜守關一事職未敢
藉其力亦未可必其終惟是目前得其大濟蓋遼人藏米
于窖虜發窖得米日運米八里舖關上居民以粗布易之

非財力真
不如奴所
用者皆我
之膏血皆
我之精銳
更何吝焉

民得不餒今于戈攘攘關民不田不稼職懼來歲之無以
濟也虜人有荅喇明暗歐兒計台吉有王燒并部落不受
賞荅喇乘覺華島之解馬欲圖搶掠今諸夷亦勒之使受
款矣王燒并射殺一哨探家丁捨馬五匹今諸夷亦摘其
奸人使之受罰矣惟是虜中有友青最貪最橫奴乃齎黃
金二百兩銀若干貂參數駝以購友青必欲與之媾煖太
之侄為友青之婿職令煖太聞之未知得聞否奴之購虜
金銀甚廣而我寸絲寸縷一分一文不敢妄費關財關力
皆奴之不如貧虜為其所賺或逼款于奴所不可知西虜
之近廣寧者為虎墩兔虜中之王稱憨者也而昏于酒色

獨是我
國家之財
耗于浪費
侵匿力窮
于饒息淪
落平時悠
忽一旦有
急財反不
索手力不
爲我用亦
奈何哉

無遠志其叔腦毛大專權得衆又老而不能自強奴不購
慙而購及青豈謂慙之不足與耶抑慙先爲奴所中耶五
月初旬報慙來助兵駐寧遠到關索賞矣久之而不果至
也必有阻關之情慙來而據帳之虜不敢不避避其王也
慙之歲賞甚繁職喚通官副將王牧民詢之歲賞二季每
約銀十萬今遣去秋之賞夏索其來無以應也遲一日則
有一日之供給其費不可言也慙貪二十萬之賞且金繒
蟒段皆取給于我必不與我絕弟虎慙與奴陽離陰合以
嘗我又虞奴借慙索賞以乘我其來也不得不嚴兵自禦
也不得容其迫關此又關門一難處事也又哈喇慎三大

老成

部白言黃台吉韓不世台吉恨奴之陷全遼藐視
天朝誓必復廣寧以洩忿欲差人往召卜火及諸大酋糾
衆攻奴其志銳其言確職與督臣議虜勢離而難合其合
也靡常而不可恃其離也立渙而不可收虜來必大費費
無所出即得廣寧人民已散城宇傾頽亦難終守且虎酋
近日言近者坐視遠者兢功我未收螭蚌之利而奴且効
卞莊刺虎之法萬一挑釁以速之兵渡河而不可遏潰離
之後計非萬全顧叛賊重至廣寧有捲土重來之勢多方
以亂之分其力伐其謀亦先發制人之策而邊臣之審時
觀變未能自決者此也今宜密探虎酋之情而勵哈喇慎

之氣如哈喇討賊之師果動而虎慙衆索賞之使重來職
 在關既不能空言以應酬又不能點金以償費倘不先期
 以奏聞勢必臨事以束手其在今日備兵以戒不虞備財
 以應多費有萬萬不容緩者又奴賊捐金縱間倡言朝鮮
 已受奴封梁監軍不許接見又言殺遼人二萬毛文龍僅
 以身免夫文龍以二百人往勝乃為倖敗則其常不費
 朝廷之供億不煩海內之徵調收功固足以壯國威即
 取敗亦無傷于國體奈何海上官軍惡成樂敗剗不必然
 之議論墮豪傑直前之氣令三軍咋舌而相戒哉美醜相
 仇功罪見妬致瓦畫墁而妬良工之苦心裹足蹶塗而憎

石言

騏驥之千里雖黃其口誰不其然釜鬻之形于今成矣奴
 之所畏在文龍我不得不竭力以應之以成其畏天津已
 治糶裝糧褰裳拯溺登萊如不發兵策應年來招兵選將
 留餉請帑所幹何事嚴正中等分兵出汛所建何功試問
 江淮招集之兵今日不用更待何日取用盡人操不二之
 心則天下無難為之事至于錢糧用之切當處萬不可愛
 惜萬不可推諉蓋緊要為

已盡時弊

社稷安危所係呼之即應乃克濟事若夫騙錢騙官輕譽
 輕諾多言多指用人于所不必用用財于所不必用用兵
 于所不必用用心于所不必用及其當用乃加靳焉因其

所不必用害其所當用甚矣。往事之多舛也。及今圖之。猶不及耳。伏祈

聖明垂鑒。

山東都司廖棟破武安賊巢。焚之。撫臣趙彥奏捷。

妖賊盤據巢穴。動以數萬。時官兵奮勇力戰。斬首三百餘顆。火砲打盡六七百人。又毀燒武安集賊巢。及近傍小寨。賊胆已寒。勢已窮。悉奔梁家樓去矣。

吏部尚書張問達擬覆恤錄。差等疏曰。諸臣五嶽挺骨。三光誓心。少海之瀾可回。遑知滅項。前星之色既正。安問埋光。雖力抗虎冠。而身沉園土。血濺螭陛。而影落長松。一事櫻鱗。各處之人併案。一官忤

朝廷隆典
當路感心
若君大節
云為不朽

肯連株之坐無遺。方俟河清。已集座隅之鵬。漫憂天墜。祇從地下之龍。凡此黃髮登朝。強半白楊。伏壠闡幽。屢疏憑夷。賴有老臣。殫任同心。幽冥其負良友。是用採疏。奏于撫按。表遺事于門下。叅以公評。分為先後。計受禍深淺。為圖報重輕。馬鬣雨滋。藻思忽施。白骨鳳毛。塵黯光華。載映青箱。是用聖一人之寵靈。實亦繼兩朝之志事也。除將采訪未備。陳乞尚稽者。容臣等陸續酌題外。謹將原任湖廣僉事等官。馮應京等。分別等第。應給贈官。庶泉路九重。感白日之深照。

君恩十世。結玄壤之長春。予以勸為善。而作願忠。所裨風

教非淺鮮矣。所有各官贈秩既經左都御史鄒元標等咨

揭前來。又經奉有前項。特恩出自

詔旨相應題請。但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候

聖裁。

擬一等應該復職贈廕官九員。

馮應京南直人任湖廣僉事萬曆二十九年首為礦稅
 被逮拷問極毒為民擬太常寺少卿吳寶秀浙江人任南
 康知府萬曆二十七年以礦稅被逮為民方被逮之日
 其妻陳氏縊于檻車之下因憐死節擬贈太僕寺少卿李
 沂湖廣人任吏科萬曆十六年疏劾內監克黨受異常
 楚痛為民竟淪棄以致擬光祿寺少卿曹學程廣西人
 任廣東道萬曆二十四年疏爭冊立大體繼因力阻
 封倭拷問詔獄遣戍終身沒擬太僕寺少卿蘆洪春

應在二等
正該贈官
因妻死節
該廕一子

浙江人任禮部主事萬曆十六年因論

國本痛負苦楚一斤為民憂廢終身擬光祿寺少卿王

王志河南人任富平知縣萬曆二十八年因竹論稅監

被逮拷問獄斃擬尚寶司少卿華玉南直人荊州府推

官萬曆二十七年被稅監誣奏逮獄拷問極毒擬尚寶

司少卿王之翰山西人任東陽知縣萬曆二十九年力

阻稅監開礦被逮拷問身斃擬尚寶司少卿吳應鴻

廣東人任梧州府通判憂回萬曆三十年因本縣稅璫

虐害良民本官直拒以致稅監題參被逮拷問禁斃獄

中擬尚寶司少卿

二等應復職贈官共六十六員

顧憲成南直人任稽勳司員外萬曆二十二年因救御
 史高惟崧等降級革職為民三十六年起南京光祿寺
 少卿未任擬太常寺卿張棟南直人任兵科萬曆二十
 年因請預教大典革職為民擬太常寺卿李獻可福建
 人任禮科萬曆二十年因言預教大典革職為民擬光
 祿寺卿孟化鯉河南人任文選司郎中萬曆二十一年
 因推用為民張棟補兵科都給事革職為民擬光祿寺
 卿傅好禮北直人任太常寺少卿萬曆二十六年因言

假官抽稅降級擬太常寺卿駱于仁陝西人任評事于
 萬曆十八年因建言革職為民擬光祿寺少卿王教山
 東人任文選司郎中萬曆二十年因推萬國欽補建寧
 府推官革職為民擬太常寺少卿塗本江西人任光祿
 寺少卿萬曆二十一年因請冊立大典革職為民擬
 太常寺少卿范儁江西人任湖廣道萬曆十二年因建
 言條陳十事革職為民擬光祿寺少卿何選北直人任
 湖廣道萬曆十八年因言屢疏不應留中降級擬光祿
 少卿楊文煥浙江人任刑科萬曆二十八年因言鄒元
 標屢推不下降級擬光祿少卿王之棟北直人任江西
 道萬曆十九年因言老悖銓臣不應起用為民擬光祿
 少卿葉春初南直人任禮科萬曆二十年因言預教
 國本降級為民擬光祿少卿錢一本南直人任福建道
 萬曆二十年因論國本革職為民擬太僕少卿賈名
 儒北直人任河南道萬曆二十年因申救李獻可等降
 級擬光祿少卿楊其休山東人任工科萬曆二十年因
 言預教大典革職為民擬太常少卿舒弘緒湖廣人任
 吏科萬曆二十年因言李獻可不當降調革職為民擬
 光祿少卿吳之臣南直人任刑科萬曆二十年因預教
 國本降級為民擬太僕少卿陳南象貴州人任刑科萬

曆十二年因言預教大典革職為民擬光祿少卿安希
 范南直人任南京驗封司主事萬曆二十一年因論輔
 臣革職為民擬光祿少卿張貞觀南直人任禮科萬曆
 二十二年因言冊立講讀諸典革職為民擬太常寺少
 卿王如堅江西人任刑科萬曆二十一年因言冊立
 三王並封成命革職謫戍擬光祿寺少卿沈璟南直人
 任稽勳司員外萬曆二十一年因抗言國本察降擬
 贈光祿少卿吳弘濟浙江人任湖廣道萬曆二十一年
 疏論閣臣革職為民擬光祿少卿王學曾廣東人任光
 祿寺丞萬曆二十一年請冊立革職為民擬太僕寺
 少卿顧文選南直人任南京戶科萬曆二十一年因言
 屢推鄒元標不用降級擬光祿少卿朱維京江西人任
 光祿寺丞萬曆二十一年因言冊立論輔臣充軍擬
 太僕寺少卿于孔兼南直人任儀制司郎中萬曆二十
 一年因言趙南星京察不公降級擬光祿寺少卿楊天
 民山西人任禮科萬曆二十九年為三禮稽遲被謫極
 邊擬光祿少卿喬胤江西人任刑科萬曆二十二年因
 申救彭應參革職為民擬太僕寺少卿吳文棻南直人
 任兵科萬曆二十二年因言軍政考選降級擬太常寺
 少卿馮生虞四川人任文選司郎中萬曆二十一年因

兵科逮中立疏論選臣相繼屏去革職為民擬太常寺少卿劉弘寶福建人任工科萬曆二十二年因言祖陵水患日深降級擬太常寺少卿陳加訓江西人任南京吏科萬曆四十四年因論輔臣降級擬光祿寺少卿逮中立山東人任兵科萬曆三十二年因言廷臣相繼屏去降級擬光祿寺少卿張同德河南人任工科萬曆二十二年論定國公徐文璧以代祭加銜太師革職為民擬光祿寺少卿時偕行南直人任四川道萬曆二十三年因論輔臣降級擬光祿寺少卿鹿文徵北直人任江西道萬曆二十四年因言軍政考察不當罪及臺臣多官降級擬光祿寺少卿劉仕詹江西人任兵科萬曆二十三年論軍政考察內有霍文炳以揖捕功自副千戶授指揮同知降級擬光祿寺少卿郭廷彥四川人任戶科萬曆二十四年因申救耿隨龍等革職為民擬光祿寺少卿馬經綸北直人任河南道萬曆二十四年因言軍政考察不當及別科各道革職為民擬光祿寺少卿耿隨龍北直人任戶科萬曆二十四年因言軍政考察欽勾為民擬光祿寺少卿宋燾山東人任直隸巡按萬曆三十五年論輔臣并申救姜二昌降級擬光祿寺少卿黎道煒江西人任禮科萬曆二十四年申救耿隨龍

等革職為民擬光祿寺少卿劉為楫北直人任吏科萬曆二十六年因上怒吏科不糾舉吏部降級擬太常寺少卿林培廣東人南京河南道萬曆二十四年因言時政可虞降級擬光祿寺少卿戴士衡福建人任吏科萬曆二十六年因建言革職謫戍擬光祿寺少卿錢養廉浙江人任驗封司員外萬曆二十六年遵旨甄別司官欽勾為民擬光祿寺少卿陳泰來浙江人任禮部員外萬曆二十一年因論輔臣革職為民擬光祿寺少卿劉道亨北直人任吏科萬曆二十六年因論輔臣降級擬光祿寺少卿穆深山東人稽勳司員外萬曆二十六年因吏部等衙門覆疏遵旨甄別司官欽勾為民擬光祿寺少卿王紹先陝西人任戶部主事萬曆二十六年因內監論劾本官勒措軍糧拷問降級擬光祿寺少卿密時鎮陝西人任職方司員外萬曆二十九年因遼東稅監高惟參總兵馬林復本稍遲將本官革職為民擬光祿寺少卿陳繼春江西人任刑科萬曆二十九年疏劾稅監降級擬光祿寺少卿費必具河南人任南京禮科萬曆二十四年因申救耿隨龍革職為民擬光祿寺少卿王士南直人任稽勳司郎中萬曆三十年因言起用于

革職為民擬太常寺少卿萬國欽江西人任山西道萬曆十八年為阻宗伯存問事降州判擬光祿寺少卿劉文卿江西人任文選司員外萬曆二十六年為推陞遷謫官員調南京擬光祿寺少卿彭應參河南人任浙江巡按萬曆二十二年因被祭酒范應琦妻吳氏誣奏革職為民擬光祿寺少卿朱長春浙江人任刑部主事萬曆二十四年因言石星媚倭革職為民擬光祿寺少卿張納陞南直人任儀制司主事萬曆二十一年同禮部員外陳太來疏論輔臣將本官一槩降級擬光祿寺少卿顧允成南直人任儀制司主事萬曆二十一年同陳泰來論輔臣降級擬尚寶司丞諸壽賢南直人任禮部主事萬曆三十年論白憲臣海瑞革去冠帶回籍擬尚寶司丞薛敷教南直人任助教萬曆二十一年論大臣降級擬尚寶司丞柴恪湖廣人任職方司主事萬曆二十四年因東封非策一疏被連降級擬尚寶司丞

命考選勿拘資格即科貢亦一體與選

禮科汪慶伯請責成大臣直述進藥情形以定罪案以信

天下萬世疏曰臣伏見吏部尚書孫慎行綱常大分宜明一疏為

皇考賓天李可灼進藥一節引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義請正舊輔臣方從哲弒逆之罪奉

聖旨卿言忠愛然事係傳聞并進封移宮等事當日九卿科道官多所親見還着據實會奏以釋群疑其李可灼輕

易進藥不能無罪着併議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已而吏部發冊科道建議言人人殊各摠胸臆然皆云奉

旨會議則非也明旨惟着當日親見諸臣據實會奏耳夫大小之獄未有

衆証不到而可招詳評。允者。今許世子趙盾。古律也。進藥新案也。慎行從哲。兩造也。而當日親見各官。不啻衆証也。事關

先帝之終。

皇上之始。非但從哲要領家族而已。

先帝果由可灼而賓天。可灼果由從哲而進藥。此其本末曲折。非親見莫能悉也。春秋弑君三十六。獨許世子以不嘗藥。趙盾以不越境討賊。筆之聖人。至今議者紛紛。况以新案傳古人。果偏真心服否。非親見莫能折也。猶未也。從哲為許世子。趙盾似矣。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誅

之

之。當日比肩諸臣。不聞阻其進。且其同其賞。若非慎行此疏。將終存而不論耶。既有慎行此疏。乃欲集議于事外之人。射覆之口。以定此案。不知前日自處謂何。今日奉旨。又謂何。猶未也。意見尚有異同。若親見之事。無異同也。議論尚有彼此。若會奏親見之事。無彼此也。尚書張問達。黃克纘。皆親見人也。又有英國公張惟賢。大學士韓爌。見在班行。皆顧命元老。豈肯為亂賊之黨。如此大事。豈可善忘。如師舟。模稜如味道。竊謂為大臣者。斷宜遵旨。自行據實。會奏。臣等執白簡。爰書從其後。則綱常可明。議論可定。天下萬世可質矣。然臣所貴于親見者。以弑逆

二字耳。若合和御藥大不敬之律。崔文昇李可灼明明無辭。不難議也。若從哲大事糊塗。無論依違于進封移宮議謚三事。即李可灼罰俸。票回藉調理。明以君父為戲。而庇罪人不難議也。委柄私人。大張威福。催戔四路。斷送封疆。誰實遺禍。可冀全恩。不難議也。臣之所能議法者此也。神廟實錄。臣知其止于仁。

光廟實錄。臣知其止于孝。享國不同。考終無異。弒逆之實。臣未敢定。弒逆之名。臣何忍聞。往事不具論。即如科臣楊連抗言。崔文昇以為外廷流言。進御不節。皆文昇藉口。蓋其投藥之奸。愛君卓識。臣甚避之。然則史筆之無曲亦無

能扶微

備。謗思過半矣。臣之所能議史者此也。臣能議者。據所聞以

皇上之採擇。臣不能議者。乞

勅四臣據所見以聽

皇上之處分。摠之。共成一個是而已。

川師克復渝城

鄭陽巡撫楊述中捷報云。五月二十七日。薛總鎮盧參政張副使。用計誘擒賊首樊龍張彤。領兵入城。搜獲餘黨矣。

山東巡撫趙彥請暫留班軍。以靖妖氛。

疏略曰。鄒滕之賊。多梁家樓數倍。而官兵反少。何日掃蕩。漕運咽喉。豈容為賊所據。臣為是憂。心如焚。招兵無

餉無米難炊，但得梁家樓之賊旦夕底定，以全力攻二縣，何難之有，然不敢以預期也。日與諸道博訪良策，惟
 有暫留秋班邊軍一年，免其赴邊，練其精壯者，隨營勦
 賊，更其老弱者，在省守城。庶幾隨取隨足，可省召募之
 費。有官有籍，又無脫伍之累，籍以與工，催取不啻再三。
 然以輕重緩急權之，山東之禍亂甚急，而薊門之修築
 為緩圖也。查秋邊在營二千九百六名，在營三千名，皆
 在濟南附近地方，職一面題知，一面挑選勦賊，即井矯
 詔之罪，不敢辭矣。原任摠兵楊肇基，一控忠義，滿腹甲
 兵，素裕軍籌，決勝之才，綽有冲鋒破敵之勇，職雖咨請
 督兵，以未奉
 明旨，難議約束。兵將相應，弁題責成者也。東省額兵僅
 有數千，而賊分三路，每路不啻數萬，安能分身變化，撒
 豆成兵乎？况各府州縣請兵之詳，分至沓來，職惟以訓
 練鄉兵責之固守而已。僉議借兵于鄰省，協力掃逆，豈
 非良計，但職在力守封疆，義同休戚，非獎率諸官軍，以
 東省之兵，足丁東省之事，何敢乞靈于人。自其推委之
 咎也。初三日接邸報，見湖廣道吳之仁一本為妖賊糾
 眾稱亂等事，內稱留廣兵三千名，福兵三千名，鎮守濟
 寧、張、湫，以防潛運。一節憂深慮遠，職深所敬服。本日又

摠河陳道亨揭，新運漕儲甚急，妖賊蜂聚，可虞等事。內
 稱調隣省漕運督運督臣河南撫臣各調發營兵赴濟
 護衛，新運一節壯猷偉略，職所感銘。復思鄆城之賊被
 圍不出，鄒滕之賊屢經敗衄，截運之事尚未可知。惟照
 河臣之議，調天津或保定兵三千由滕縣入，再調天津
 保定兵三千由東昌入，並本省之兵會同一處，兵多將
 勇，可以立刻掃蕩。又
 何運道之足慮也。

考選庶吉士三十六人：蔣德璟、鄭鄭、李明睿、倪元璐、楊玉
 珂、倪嘉善、黃道周、張士範、朱之俊、張四知、楊行恕、黃錦、齊
 心孝、劉必達、方逢年、陳盟、鄭之玄、王錫衮、許士柔、劉先春、
 李紹先、陳維新、文安之、陳其慶、王鐸、李若琳、孫之獬、陳寅、
 王鳴玉、梁元柱、謝德溥、杜三策、屈可伸、王啓元、
 桂王選繼妃

內朝從不金
詔給冊命冠服
禁濫乞恩與

禮科彭汝楠以罪璫崔文昇哆口肆辨再劾之

上曰皇考在日親傳在青宮得虛疾輔臣曠等在前皆知如何說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新進小臣不諳事體姑從輕罰俸三個月

刑科沈惟炳謹申奏以釋群疑 奉

聖旨選侍向有觸忤朕一時傳諭不無忿激追念皇考豈能恣然爾每當體朕意不必多言致留疑議該部知道

復鄆城鉅野

工科方有度奏曰閣臣票擬所以宣

皇言即所以定 國是一日之擬議千古之是非衡焉近

禮臣孫慎行叅舊輔方從哲綱常大分宜明一疏奉

聖旨會奏諸臣或揭或疏凡滿公車指日該部具奏直道

在人公論在 國職可無言惟臺臣徐景濂疏而票擬者

欲付史館若以史爲一人一家私物而不知史也者紀載

必核一時之實予奪必合人心之公非但史官不能私筆

削實亦

人主不能私是非也今宜

得此疏快

兩車從个金 卷十四
先帝聖德考終中外所知政惟中外所知能宣可灼不進紅丸乎。

皇考不服紅丸乎從哲不賞奸乎可灼不予告乎宣宮闈等事。

皇上所親見是矣政惟

皇上所親見也能宣 泰昌元年九月無選侍毆辱之

聖諭乎 天啓二年六月無選侍觸忤之

聖旨乎若以數者盡屬烏有也皇皇

天語藉藉人言有目共見有耳共聞固史臣不能一笔抹殺若舉前後

旨並書也則一事自相牴牾職謂票擬不可不慎者此其

一也又職同官彭汝楠疏票擬至借証于輔臣夫

皇考在日得虛疾是矣政惟是

皇考得虛疾所以崔文昇不宜進下藥今試問昇果應進

下藥

皇考果應不服下藥恐輔臣韓爌等不敢任也

皇考上仙之遽輔臣之心必有惕然追悔奈何引輔臣之

親見以寬文昇之罪職所謂票擬不可不慎者此又其一

也職聞

絲綸之地爲政本以天下治亂之安危胥權輿于此也故

自古未有政本張而天下不安且治者未有不張而不危且亂者從皆執政數年祇是庸庸持祿綱常大事不肯主持擔當遂至今日口誅筆伐自蹈污泥之中不能自脫今日事理黑白雜操玄黃番覆幾令綱常無所係屬且相臣不主持誰為主持以重

皇言定國是相與扶持綱常于不墜乎前日兩番票擬先後參差觀聽之不一何以心服中外垂信後來職司封駁不敢不忠告于

陛下奉

聖旨國史傳信萬世但當據實直書李可灼已有旨處分

移宮亦曾奉傳諭何必爭論這所奏併付史館纂酌督臣張我續請超擢城守恤錄死節諸臣

疏略云知州翁登彥之保合州而兼復安岳也真安州知州楊汝昇之保真安而兼復桐梓也鋼梁知縣吳弘業之保鋼梁兼復大足也南川知縣韓應龍之保南川兼復綦江也安岳知縣翟學程之避賊一日即復而兼復樂至也什州知縣謝奇舉遂寧知縣曹元龍彭縣知縣冉岑中江知縣鍾文炳之城守無虞而又多擒斬也此九臣者其胆略不齟皆有大過人者也翁登彥職已疏題超升僉事矣吳弘業謝奇舉翟學程見今行取斷宜授以台省清華楊汝昇韓應龍仍應超陞陸運同職銜仍管本州縣事曹元龍冉岑文炳似應加陞府同職銜仍各管本縣事以竟厥施以安百姓者也乃若與文知縣張振德妻子同焚歿也長寧主簿徐大禮之一家四口服藥死也南溪知縣王願甫之守城禦寇力不支歿灌縣知縣左重之督兵援省與賊對陣桐梓知縣洪維翰之破城奪印不屈縣訓導趙愷之恃刃殺賊于西門之外成都前衛指揮翟英之冲堵賊鋒于龍泉

成都后衛指揮韓應泰之督兵援省對敵于草堂寺建
武指揮李世勳之一聞城陷合宅自焚小河所鎮撫都
聯若之與賊兵大戰于城西茂州衛百戶張羽之領兵
應援至郫縣交陣合州鄉官原任鞏昌府同知董盡倫
之率眾殺賊趕入諭城忽被伏兵四起暗刺而死者也
以上十二臣者其正氣可以光日月其孤忠可以泣鬼
神赴義若飴臨難不避雖古之烈士丈夫如睢陽張許輩
曷加焉其視近日抱頭鼠竄聞風先逃者豈不星淵矣
哉職切謂不分文武無問崇卑均宜照例
郵贈錄廕建祠以為人臣死事者之風勸至于董盡倫
保護城池厥功更大則所以
食報其子孫者尤宜隆矣

原任湖廣提學副使葛寅亮上鄒總憲書

頃從邸報中伏讀大疏為荐舉先後被察諸臣云皆門
戶中人原以門戶受錮欲加起用而亮名濫側焉此乃
台臺振幽投滯矜恤人才甚盛心也即不肖如亮亦蒙
齒及直被以不虞之華衮而叨冒踰涯矣切惟台臺望
傾朝野一言之出當世奉為楷模而獨于門戶名號亮
覺有惕然不安于中心者蓋門戶之起其初亦非有意以

標之也二三君子以同道相切磋而德望既彰聲價日
重于是有指龍門之徑不免轉多門戶之外復有門戶令人莫可測識但見
攻擊通為主盟盛衰互相倚仗其盛也虛附者得借之
以遂蒞慕之私其衰也實修者且因之以被株連之累
其盛衰之迭變而與國相劇也直至善類盡而
主勢孤而不
國運併隨之以俱盡考之往事歷有明徵是門戶非為
國家計其初心亦豈願至是哉台臺疏中云門戶者朋
黨之別名漢唐季世所以空人國者多坐此真稟于憂
國之言足為千秋龜鑑者仰窺台旨始欲收門戶以
為化町畦之地曷若併門戶之名不立而町畦愈以化
也無論門內門外惟問實管職業者一體搜羅而門戶
二字直消歸烏有或庶幾三代之英大道為公之世乎
而非台臺其孰與主持之至于亮之不肖原未嘗知在
門戶生平止孤蹇自安即交際等牘多從謝絕自覺才
情局促御李無由而無能仰附于門戶者也前歲被察
因衡文楚中不敢從鞠各暗中摸索以致得罪大僚即
參疏亦自有所授原非以門戶處亮也亮察止降級去

直欲登斯
世于隆古
息良厚矣
何等品骨

兩朝從下金
歲又蒙台臺交荐公論已明所以不即赴補者為身病不能遠行何敢過叨起用而更附門戶為者亮前被叅至搜改教條以好施為好釋及續攬入膺文二段頒行亮怡然受之而不自明者以所關止一身之微也今蒙荐至齒于諸賢濫叨獎惜而亮一見驚皇不能不為過計者以所關係
國事之大也區區微衷正所謂葵不恤其緯而為宗國之憂且于台臺効萬代瞻仰之舉而不為一時感激之私者正仰體台臺之為
國惜才至以收門戶者為化門戶而聊一推廣之也亮久患怔忡每一痛楚五內若崩至昏仆不能起倘得生全自當遵例赴部聽補而恐無痊可之日即仰藉栽培或為破格叨叙諒病痼之軀亦必不能匍匐就道矣惟願以朽木糞墻置之而所感于生成者自非淺鮮也亮蒙舉至再病廢不能自效故以關門廣攬之說進是即仰答鴻慈于萬一者此矣伏惟
垂察

廕劉元霖一子入監

吏部尚書張問達會同戶部尚書汪應蛟等公奏略曰竊

惟

欲全國體伸國法要之此疏庶即乎情理之安

國家有不可不正之綱常有不可不飭之法紀然必法紀
○飭○而○後○綱○常○正○必○綱○常○正○而○後○史○錄○明○禮○部○尚○書○孫○慎○行
疏論舊輔臣方從哲從哲有辨疏都御史鄒元標繼以疏
論從哲又有辨說此事于

國家重有關係且仰奉

明旨命臣等據實會奏并議李可灼輕易進藥罪臣等謹
以三臣論疏辨疏送各衙門觀覽又于邸報查當時九卿
禮部科道等官諸疏并類送覽仍會各衙門各出議單以

彰至公其各衙門送到議單并奏疏本內不能盡者另彙

錄一冊隨奏封進

御覽臣等據各衙門參疏及各衙門議單參之衆論証之

當時情實會奏上疏慎行首論乃鴻臚寺官李可灼進紅

丸事可灼先見內閣臣等初未知至奉

皇考宣召英國公輔臣及九卿科道進

乾清宮候之丹墀輔臣與臣等乃共言可灼進藥多言不

可進或言可進俱慎重未敢決又不宜臣等進宮內跪

于御榻前問

聖體安奉

皇考諭朕以衰傷勞瘁感寒身甚虛弱并不重臥

諭壽宮留心諭臣等輔我

皇上為堯舜隨問寺官李可灼在何處趨召至

御前視疾啓進紅丸

皇考意欲進藥取奶乳和藥可灼和之以玉碗進丸少

頃又問進丸至申又問

聖躬安諭服藥後少出些汗身覺溫熱就寢此進藥之

始末英國公輔臣與九卿科道所共見聞者是時輔臣與

諸臣視

皇考之疾為我

兩朝從行錄 卷十四
皇上乞保安急迫倉皇悽然共切弒逆二字何可忍言在
諸臣固諒輔臣無是心即今禮臣之疏內語意亦已相諒
但以我國公神引與大帳林並其與國本其與國本
皇考調攝慎養之身凡藥不可以輕易進可灼妄意進之
輔臣從哲未能力議止九卿與輔臣并候于宮門內亦
未能力議止臣與諸臣均有罪焉至于可灼之處分人又
以票擬罪從哲可灼進藥之後適會我

皇考賓天大漸之期中外共痛之恨之臺臣王安舜等疏
叅重處即應重票乃先票罰俸繼票養病去則失之太輕
失之輕故即按其輕而罪其不盡法處也不重處可灼何
以慰

皇考服中外而正大法輔臣于辨疏後皆自認其罪自乞
削奪以自白其心而并冀以釋中外之疑也即臣等亦
云輔臣欲白其心釋其疑似應如輔臣自陳請之疏為法
而任其咎是亦大臣引罪之道所宜爾然而非臣等所可
議也

至于選侍欲垂簾聽政輔臣與臣等于
皇考鼎革日黎明候于乾清宮門外急欲進宮閣者猶
攔阻臣等排闥進哭臨
皇考罪即請叩謝我

皇上良久未出，臣等懇請之。

皇上始出，叩頭罪人，心淘淘始定，臣等相目視，遂擁護

我

皇上出，乾清宮門外，坐素輿，扶進于文華殿，先叩謝

皇上，即正我

皇上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

萬歲，乃起。

聖駕還于慈慶宮，偶有三二內使走云：「此事何不啓

李娘娘，臣與諸臣即斥言，是時上無

聖母，惟知有我。

皇上何知有選侍，內使輒去，臣等與合朝諸臣議我

皇上登極，又議登極日，即應住乾清宮，斷無再回

慈慶宮之理。吏部九卿等臣即公疏奏選侍移宮，科道等

臣又各疏奏移宮，輔臣遂于直房內共具揭奏移宮。

皇上允其奏，令即日搬移，諸臣共快之。然其心猶以輔臣

之奏不毅然先為諸臣倡也。儻其時非諸臣共扶大義，急

奏搬移，如再稍遲，則乾清何地，猶然混居，令其竊靈威

福，又將如我。

皇上登極，還宮何哉。

夫李可灼，非醫官也，非知脈知藥者也。一旦以紅丸輕進，

漢在言表

希圖非望之福而

龍馭上昇攀號無及可灼罪勝誅乎應即勅行該省撫按

官拏解可灼于法司究問如何輕易進藥以正刑章若舊

聖濟殿提督太監崔文昇當

皇考哀傷感寒之時聞進大黃涼藥罪亦當誅可灼輕進

紅丸文昇何不詳察此藥與

皇考疾合否應進否臣等謂進藥何等慎重文昇在左右

乃寂無一言議藥具奏身膺提督太監謂何文昇之罪又

在可灼上矣法應

勅逮文昇于法司從重究擬與可灼並正典刑是以三尺

除二惡肅法紀而公憤洩因以扶綱常于未墜中外之疑

庶可以釋輔臣之心亦可以自明矣禮臣與憲臣以忠憤

之心發慷慨之論臣等會多疏具奏亦合各衙門之議定

天下之評嚴懲劄于既往垂警戒于將來臣等為

國是為國祚計慮敢不從公而從實哉况史館已開

實錄之成在即又自有纂修執筆之臣定其衡焉昭然日

星以俟之千秋萬禩而已毋庸臣等贅言為也伏惟

聖明垂鑒

上曰

皇考違豫原因虛弱朕與各官親聞

聖諭其進藥亦只求安好各官並無人阻止但李可灼素不知醫希圖僥倖委應重處舊輔方從哲票擬失于太輕然心迹自明豈容輕議你每說他諸事遲緩姑息優游致邪佞开詩教輩把持朝政責誠難談朕念兩朝舊臣輔政歲久事關國體不必苛求其李可灼着該省撫按官拿解法司究問正罪崔文昇仍發遣南京此事紛紜多日今處分已定以後大小臣工都着平心和氣各修職業共濟時艱不得牽纏瀆奏再生事端

是時以次出疏則有薛文周張慎言江日彩安伸溫臯謨周希令汪履伯方有度傅樾徐景濂沈應時魏大中沈惟炳彭汝楠韓爌訂與議則有尚書汪應蛟王永光侍郎陳大道李宗延

侍郎張經世陳邦瞻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尚書姚思仁侍郎丁懋選左副都馬從吾左僉都鍾羽正通政使白瑜右通政林熙春劉憲寵參議馮時行聶世潤呂邦耀梅之煥左通政何喬遠大理寺卿周應秋少卿饒位扶克儉曹于汴郭尚寅吳應琦王命璿太常卿陳于廷少卿朱光祚韓光祐王紹徽耿廷相鄭三俊太僕卿蕭近高張五典少卿申用懋於倫李之藻歸子顧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生金柯泉滿朝薦熊明遇黃龍光光祿少卿高攀龍給事中趙時用甄淑薛文周章允儒陳熙昌周希令周朝瑞朱童蒙李遇知賴良佐沈應時朱大典林宗載魏照乘霍守典劉弘化沈惟炳薛大中張鵬雲韓繼思魏大中方有度陳爾翼郭典治御史王遠宜崔呈秀周邦基楊新期李懋芳朱泰禎江日彩倪應春李時榮陳保泰陸獻明張文熙張汝懋姚應嘉施傑溫臯謨馬鳴起劉芳鄒復宣李日宣吳之仁蘇琰楊維垣馬逢世馬鳴世侯恂沈猶龍錢士貴吳牲喻思恂樊尚燦蔣允儀劉徽李玄王大年周宗文吳其貴張應辰府尹沈光祚等或專糾或合論文宄不能盡錄聊述一二于左以備考核

給事中沈應時奏
 皇考賓天之事四海臣民之疑有自來矣前有張差之
 棍其事甚顯而以風竈二字結案後有崔文昇之藥其
 情甚隱而以薄罰示辜至李可灼非御藥供事之人
 也胡為乎有紅丸之進乎竊鴻臚與醫院原自分職大
 漸之藥物豈可雜授以
 君父為漫嘗以深宮而得進所云大不敬孰大于此
 可灼罪不容赦夫復何辭或政尚書黃克纘會議一揭
 稱與閣部諸臣皆言此藥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繼言閣臣未嘗使可灼進藥藥乃
 可灼自進其意亦欲為
 先帝少延無疆之壽不自意其夕進藥而朝
 上仙也夫克纘之言實是
 先帝上仙之促明以不能受之藥促之也此實可灼死
 案之一證也克纘為顧命之臣又司寇之長設與輔
 臣從哲討輕易進藥之罪將崔文昇李可灼並賞之法
 安得四海臣民懷疑至今乃當時不特不賞之法已也
 么齋小吏微回藉調理之旨又冒無功厚賞人情鬱
 鬱不平凡有忠厚之性者無不為之髮豎大抵是案也
 在李可灼有應得之罪在崔文昇有未盡之辜在輔臣

當聽之公評在
 皇上當斷以公義一時之裁斷定萬世之實錄昭矣
 二曰李可灼已有會奏議罪不必紛爭
 給事中魏大中奏禮臣孫慎行痛
 先帝崩殂討舊輔方從哲以春秋之法
 皇上命諸臣據實會奏何以迄今未奏也蓋
 先帝之棄羣臣在庚申九月之朔日而率土忠義之驚
 言者已在乙卯五月之四日自前日之挺不中而圖所
 以中
 先帝者百端至藏醢毒于女謁俟元精耗損愆不可支
 而蕩以暴下之劑燦以純火之鉛
 先帝所以彌留而不可起也其跡甚著何以迄今未奏
 也然則張差崔文昇諸人所謂
 先帝之賊也要使孔子而作春秋定首罪必罪在不討
 賊之臣何也春秋書趙盾為弑惟以其不討賊也不討
 賊何以即名為弑以盾為正卿也傳曰深責執政之臣
 然則自乙卯以迄庚申其時執政者誰討賊者誰甚晰
 也何以迄今未奏也且非獨不討而已酬可灼以賞獎
 可灼以忠愛寬可灼以罰俸優可灼以養病而崔文昇
 者代為委之于

先帝之宿疾。至一至再。夫以數十年忠肝義胆。所羽翼之元良。數十日深山窮徼。所謳吟之

堯舜。一旦戕于二賊之手。從哲不能討。反從而護之。從哲真無人心者。何以迄今未奏也。春秋之法。誅意謂惡

莫憐于意也。闌入慈寧。非張差之意。固即國泰之意也。投劑益疾。非崔文昇之意。固即鄭養性之意也。而執政

者何。又不以問也。春秋之法。誅賊必誅。夫賊之所恃。今

進出從哲之意。而從哲已為罪之魁也。何以迄今未奏也。李可灼之藥。不合之崔文昇。不備之崔文昇之逆。不遡

之張差。不明之鄭國泰。鄭養性。方從哲之罪。不參之三家。不定。不悉。崔文昇之情罪。宜不下張差。而李可灼次之。

如是而朝廷所以處從哲。與從哲所以自處者。可以權衡其間矣。何以迄今未奏也。

給事中沈惟炳奏。九月二十八日抄到。聖諭有云。選侍李氏恃寵。屢行氣毆。聖母。以致懷憤在心。十二月初十日。又抄到。聖母。選侍因毆崩。

聖母。彼自知其罪。每使宮眷時來探聽。不許朕與聖母。下原任各官說一句話。不知此兩

諭者。真耶。假耶。如以為假。則克纘之言是也。如其真。則皇上必非無故。而傳毆崩之旨。且

英明天子。恐亦非權璫媚臣所敢為捏。克纘是何肝腸。乃欲匿選侍之凌虐。

聖母之怨讐。是何膽力。乃敢以臣子之逆辭。奪君父之哀告。且是兩諭皆為移宮發者也。臺臣左光

斗。先是肅清宮禁之疏。內有武后之禍。立見于今日之語。臣彼時尚疑此言。不無太甚。後讀

聖諭。則光斗危言捧日。殆有先事之憂焉。非過計矣。而臣同官楊漣。前疏蚤清宮禁。後疏敬述移宮。始末中間

竭力將事。委曲調停。一段事情。不過一時忠愛至情。迫切不能自禁。亦臣子尋常職分。何嘗認為已功。而後乃

有居功之說。此胡為者。漣而果居功也。何去國之身似葉。而罪之者必無已耶。以上俱奏略

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議。光宗先帝。御極三旬。鴻摹偉略。史不勝書。說者曰。一月

太平天子。萬年有道聖人。此贊詞。亦實錄也。追想潛邸艱難。光

景。談之令人歛。歔。泣。下。迨其末也。麗人之蠱惑。崔文昇之涼劑。李可灼之紅丸。同一机軸。今之畫策者。即昔之

法紀之臣
詩議如山

揭謫者也。舊輔方從哲，獨秉國成，憤結與援，止知有貴妃，不知有君父。包藏禍心，其姦惡更在沈四明上矣。此禮臣孫慎行所為公正發憤，欲申大義以討賊也。其喫緊全在李可灼進紅丸一節。夫先帝當鼎湖訪落之時，過哀過勞，已成虛損，痼疾誰令可灼之紅丸，又繼文昇以進乎？方是時先帝大漸，召大臣託孤託后事，一息僅屬，易簣在即。此正盧扁望而却步之日也。金丹之餌何益？雖先帝考終正寢，曉然明白，而可灼輕易進藥，令人不能無遺恨矣。何物么廢，不知重討而賞之，罰之，尋以溫旨遣去之，可謂國有刑章乎？繇前而觀，從哲過信可灼，有妄進藥之罪，由後而觀，曲庇可灼，有不討奸之罪，即啄長三尺，亦無以自解矣。有味乎？左都御史鄒元標誰秉國成之言也。可謂千載鉄鍼矣。嗟嗟。國法大義，一則成古今之信史，老臣忠臣之大義，一則成禮臣憲臣，互為發明。一則扶君若愛國，陽微杜漸之苦心，未可為膚淺者道也。總之此番公案，妄投大黃以損傷元氣者，崔文昇也。輕進燥藥者，李可灼也。主使李可灼者，方從哲也。不逮可灼，無以

服天下，不逮文昇，無以服可灼，不削奪從哲官階錄廢無以曳天地神人之怒，為法受惡，百口何辭，為國討罪，三尺不貸，是在皇上大奮乾斷，毅然必行耳。即今開局修史，將職等疏單，及詹事公劄，科臣惠世揚議史二疏，一併宣付史館，以成光廟實錄。庶國法清議，大明于一世，姦臣邪黨，遺臭于萬年，其有裨于綱常名教，非淺鮮矣。尚書汪應蛟王永光侍郎陳大道李宗延議。皇上登極年已十六，與世宗入踐同歲，選侍垂簾，意欲何為？說者謂與封后總一機關，非臣等所敢知，倘二事有一得行，不知朝廷作何景象。從哲雖有二揭，一遲至二十日，一遲至初五日，豈總歸枯死之想乎？繇今而觀，封已停，宮已移，往事若可無論，然皆藉天地祖宗之靈，與禮部臺省之力，從哲以顧命元臣，游移于可否緩急之間，若有若無，若痴若黠，臨大節而不可奪，無望矣。且以封后移宮二事，合于進藥一事，不知萬世春秋之筆，當書從哲為何如人也。侍邱張經世陳邦瞻議。選侍之移宮，從哲雖以二揭

籍口。然味其語意。即從哲不能自解。而欲人代為從哲解。不可得也。夫

帝崩而立后。此自古未經見之事。豈特查例而後知其有無哉。從哲不于此時辭還內降。引義力爭。而汲汲傳奉。下諸禮部。若禮部之奉行。復如從哲。則事遂成。而不可挽矣。呂武之禍。能保其不再見乎。夫以封后。必待禮官之迫。而後上。以移宮。必待言官之迫。而後行。從哲各以一揭塞責。輔臣所居何地。而舉動若此。其又何詞以自解也。

太僕寺卿蕭近高。張五典。少卿申用懋。於倫。李之藻。歸子顧。劉策。孫居相。周起元。田生金。柯杲。滿朝薦熊明遇。黃龍光。議

聖體虛弱。豈宜投以泄瀉猛悍之劑。乃崔文昇初以泄藥進。李可灼繼以紅丸進。滔天之罪。即肆諸市朝。猶不足以謝

皇考在天之靈。洩幽明人鬼之憤也。身犯重譴。何為而賞。以天府之金。藥醫確流。何為而稟。以回籍調理之。肯舊軌之心。毋亦寬可灼。以為自寬之地耶。至若

貴妃之后。事從古未聞。有文后。于帝崩之後。者舊輔不能引諫力爭。顧含糊其詞曰。不知

有此例否。至若移宮。垂簾。此乾坤何等事。而優柔現望。不勇決剖陳利害。及眾議逼迫。而始以一疏了事。古大

臣有立談之頃。而奠神器于太山之安者。舊輔聞之。當愧死矣。若張差之橫

挺入宮。古今莫大之變。風癩二字。終非信獄。舊輔秉國之成。何不存一段公案。俾后之考信者。得誅姦雠于

既成。而稱信史于天下萬世也。昔周公為流言之故。居東二年。舊輔身犯不避。公論不容。豈僅僅流言之比。更

當斥回原籍。無蹈退而不能遠之戒。使得潛窺盤據。為將來宗社憂無窮期也。

光祿寺少卿高攀龍。議禮部尚書孫慎行。論劾方從哲一疏。發舒數十年神人之憤。防閑千萬世君臣之義。其

功偉矣。夫春秋之義。端本澄源。罪坐主者。故趙穿弑君。獄歸趙盾。盾為政也。夫張差之梃。美姝之獻。大黃之藥。相迫而來。同一線索也。稍知臣子之義。忠憤當何如。相

國處之恬然。若秦越人之相視也。豈獨恬然。且力為調護。力為隱諱。力為考察。討賊之人。君與賊不兩立。相國

惟知為賊而已。寧知有君乎。諸人若無相國。何所持而敢無天無地無人理之至此極也。相國所以為無君。所以無逃首惡之罪。是春秋之法也。臣以為鄭戚與相

剛腸鍊筆

國原是一人。文昇與可灼原是一案。進封移宮之事。諸臣當日所親見。相國雖因人成事。尚有兩揭。進美女。進泄藥之事。亦諸臣當日所親見。相國何獨力為掩護。曾無一言。相國處分自有公議。非臣敢言。鄭威回籍。已奉明旨。可遂并髦。手輕易進藥。可灼處分自有明條。文昇下藥。先于紅丸。可廢國典乎。

給事中劉弘化議。先帝升遐。環海勸施仁之未久。

皇上踐祚。環海敬承之有君。凡為臣子。知慟知愛。而已。何忍議惟是。宮闈素積羣疑。當機最宜決斷。而

舊輔方從哲處之。偏善依違。若深言就裏。機關殊為可駭。李可灼進藥一事。終不能徼幸于

皇考。夫紅丸者。正隱僻奇與之藥。庶民有疾。亦未敢嘗試者也。何以聽其公然聚訟。復公然調進耶。總引進根

因尚在諉卸。而回籍調理之票。出于何人之手。即遠不見唐之拂泌輩。近不見王金等所坐法乎。舊輔于此。惟

有束身席藁。屏跡市朝。以聽皇上處分而已。其痛懲之。則

皇上之孝也。其稍寬之。而兩朝聖恩所進階敘。廢姑從貶奪。則

皇上之仁也。若夫道路所傳。仗宵小之邪謀。翻形宮之定案。則惡極罪大。公憤愈深。恐更非舊輔之福矣。

給事中韓繼思。魏大中。方有度。陳爾翼。郭興治。議先帝疾革之故。中外一詞。神人同憾。孫慎行人

朝抗章。誅舊輔。以春秋之義。痛哉。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粵自龍祭。煽惑足智工奴。思以其屬毛離裏之親。暗奸

大統。肺腑綸扉。辛癸其著者也。賴神祖剛明。老成定策。福藩之國。大本爰定。而陰凝水堅。

謀乃益棘。慈慶之挺。幾入五步之內。反中發姦者。以考功之法。當其時。豺狼露餠。道路以目。雖其間相刺相

刃。厥變千端。而癩張差者。如出一口。誰秉國成。亂臣賊子接踵矣。

神祖登遐。先皇御極。反側者愈不自安。進文衣之賤。進暴下之劑。

進純火之鉛。既削且弱。俛瀉俛燔。即金石鑄體。其能固乎。自非包藏禍心。互為表裏。何以逆節之形。首三首尾。

其間。乃竟漫視之。而不一置討。夫桃園之獄。歸惡于盾。亦惟以其不討賊也。况從而為之地乎。鼎革之際。復泄

泄乎。后之封。宮之遷。而不以君父為意。故辛癸故相。厥罪惟均。而三逆所憑。抑又其

焉。但罪在大臣。未可擅定。若鄭養性既奉
明旨。亟宜遠徙。崔文昇必立竿其首于藁街。李可灼當
比杖斃于柳泌。斯罪孽正。天討伸。
皇上斯以為人子為人臣敷天為人臣也。茲春秋之義
也。

給事中霍守典議曰。封后也。而浪傳。擬
謚也。而妄議。移宮也。而怠緩。苟非包藏禍心。何其大事糊塗。若曰別
無肺腸。豈盡不學無術。正與進藥之事。大抵一副心腸。
所當並觀而合議者也。

御史劉芳議。李可灼試不對證之劑。僥不可知之福。法
應重辟。崔文昇方

先皇哀毀之際。萬幾方殷。攻瀉突加。此中不無機關。罪
在李可灼上。至若臣妾億兆。下陳豈患無人。治容伐性。
敢為輕葺。損

聖德而速

聖疾。蓋與文昇張差總一線索。而狡謀尤為巨測。流竄

何辭。舊輔身竟綸戾。肺腑鄭戚。寧負

先帝負

皇上而不忍負鄭戚。坐視逆節之著。而無一問罪之詞。
何辭以謝天下萬世耶。

御史侯恂議

先帝嗣服未幾。頓嬰羸弱之證。紅丸一進。

鼎湖隨泣。鴻臚非診脈之官。紅鉛非對病之劑。庸醫殺

人。法當杖。輕易用藥。嘗試

至尊。當坐何律。然則李可灼之罪。真百口莫贖矣。然而

孰實主張之。非方從哲乎。身為元輔

君父生歿。忍聽小人嘗試。甚至舉

朝攻發。而仍票回籍調理之

旨。明示優容。庇奸如此。欲無同罪得乎。論進封。則累

皇祖以亂命之失。是為得罪

皇祖。論進藥。則陷

先帝以正終之恨。是為得罪

先帝。論移宮。則貽

皇上。以垂簾之禍。是為得罪

皇上。人臣有一于此。足以正不忠之誅矣。願

廟堂之力持而速斷之也。

御史蔣允儀議。李可灼進藥。彼時王安舜特疏糾參。內

有誰為薦李可灼者。進紅鉛一丸。
先帝服之不豫等語。已為相國立一罪案矣。乃一揭再
揭。嗆嗆致辨。即據稱可灼見伊于內閣。自稱有紅鉛藥

可救危證，因令與眾共議，久之不決，而問安大內之時，先帝因問有鴻臚寺官今在何處，遣中使趨召，夫可灼若無因緣，何敢呈身內閣，輔臣先令計議，先帝隨有詢問，事豈適逢，枕有專遂，此自辯乃自承矣。至貴妃停封，選侍移宮，二事，千古綱常名教所關，不待智者而後辨，閣臣但無二心，便存專力，若稱猶豫，則是逢迎矣。

御史劉徽、李玄議

先帝冷落青宮四十餘年，福藩母子朝夕固寵，一時射服之嘉，伏而伺釁，從哲日侍左右，豈無心知，乃聽鄭氏之進，美女也，而不聞諫止，聽崔文昇之用，世藥也，而不聞商確，聽李可灼之進，鉛丸也，而不聞考究，致先帝以女蠱之極，繼以毒餌，須臾不救，輔臣為人主之家相，凡宮府內外之事，皆如吾一家之事，不得推于不及知，亦不得諉于不能為，不根究張善之主使，是成姦也，猶可以神宗之命藉口，至女謁之人，明投以伐性之斧，而曾不拒正，此何說乎，不速揭封后之非紀，是附發也，猶可以光宗之昔為詞，至昇灼之藥，立促皇考之賓天，而反行賞賚，又何說乎。

大學士沈淮請告疏曰：職之看詳章奏，為職掌也；為國家封疆之事，重也；而諸臣即以此欲逐職而後快，職若不明心迹而隱忍以去，則是屈于威武而坐視。

朝廷之紀綱壞于朋奸之手，而國亦隨之；若隱忍不去，則是咲罵繇人，貪戀富貴，舉平生蹉蹉之守，而盡喪之；進思兩無所據，職將何以措手足哉！今蒙

陛下明示商議之為正理，且云何妨異同，則職盡忠之本心昭然揭于白日，而諸臣影響卜度之疑情亦便可憮然自喻，職雖今日即去，而使古先哲王陳殷置輔之徵指與祖宗多備閣員之淵衷，借一愚戇之臣以稍存于天下後

世則職雖去亦榮此職之所以感深而泣下者也。然職寔有不可不去者五。職病宜去。負重劾宜去。同居政地而心不諒于密友宜去。身為大臣不能調和百官宜去。事

陛下堯舜之主而危不能持顛不能扶宜去。臣去而區區不遑朝夕者。唯是外患未平人心未定。議論之水火不獨小臣也。大臣亦有之。蓋奴之患如肩背之癰疽。一潰則禍中于腹心。故所為至危而至險者也。議者不知顧腹心之計。而虛海內以事此。一隅徵兵徵餉。日搜索無已。一朝踉蹌并舉而委之於敵。川中之變。黔中繼之。滇中亦被其蹂躪。誰不繇此。而今又舉東省肘腋之間。運道咽喉之地。蠢

蠢瞋目。逆我顏行。海內幾何。堪此決裂哉。忠臣義士。夫誰不太息痛恨于此。着而尚欲堅護前非。不許有人微言及此。天下事豈真一家私議耶。

文定立 朝日淺志業未竟其歸也則以熊王之事初兩致書勸其協和共濟已而憤爭愈甚從遼海起念者亦無不致恨于經撫而况政本之地乎直陳安危之介一疏言皆足以悞遠棄遠非護王而隙熊可知是非當久而自定
至在閣議以關邊宜有備禦力主遣王象輒總督薊遼一時虜情夷釁賴以戢寧稍紓天子東顧憂不可謂非其謀也

國家當外氛內變迭見層出財賦甲兵捉襟露肘揆之繇來聞見若岌岌乎病入膏肓扁鵲望而却走之日而臣等日夕綢繆恃以無恐者惟仰藉我

皇上之仁聖耳自昔頌湯德者惟曰不德聲色不殖貨利而

皇上清心定志本源已澄微矣揚武烈者曰不泄邇不忘遠而

皇上几席萬里呼吸已應通矣勤政務學親賢恤民飭兵選將令德美名相望簡冊而所最可欽者尤在優容言官賜環降謫一事大言官之責最重蓋為

國家論可否爭是非者也然非好為爭論也而事有所關機有所觸害有所伏勢有所成不得不張膽明目直陳底蘊盡此言以盡此心僅止求稱職乃其忠義所激或嫌過激或觸忌諱倘非諒其無他原其本念勘之于事前後而容之宥之鮮不片言齟齬終身約結者幸我

皇上曠然遠覽廓然兼收已將科道魏應嘉等五臣俱賜寬什盡復班行巽命甫申歡聲雷動及時甘澍天若有以應之一時之和氣而互相响答者此臣等所以頌

皇上于湯武之上而相恃無恐者也然自五臣而外科道則有朱欽相倪思輝侯震暘熊德陽道臣則有劉重慶賈

繼春王心一江秉謙皆以言事相繼降謫雖事各有屬而
憂國則同言各有歸而愛君則一意為

皇上一原百原一錄盡錄必有次第之詔以快聽聞相戒
靜俟在揚盛美乃今逾日尚未舉行想萬幾叢煩無暇省
視而致美錦不完臣等不能逃其罪也近見新咨諸臣旋
考旋

命下其科貢未收者且諭破格錄用大哉
王言曲成無外益見明聖之心巨細不遺共戴乾坤之量
而獨于遷謫朱欽相等未蒙錄用我

皇上愛惜人才之念必不其然尚有待于臣工之再陳乞
也臣等仰奉新諭故為補牘伏乞

皇上垂鑒臣言恩普一視將被謫朱欽相等八員統
賜錄用盡還原職庶施仁于切望之際則

聖主之鼓舞既神殫力于垂禱之後則諸臣之忠愛愈奮
精白一心以翊五位兼集羣策以制四夷

聖德丕揚皇靈益暢內治外攘之績端必由此矣

太常寺少卿高攀龍恭陳
聖明務學之要以立政治之本疏曰臣觀

理學真
濟巨儒
御合而
為一

帝王之德惟明而已。惟其明也，天下誦之曰明明。雖以堯舜之聖，不過明其峻德，為明明后也。故明明后者，必明令德。明德者，何人之心也？人心本明，有不明者，何也？心本明，又須人自明之。故放于外則不明，復于身則明。着于欲則不明，循于理則明。動于氣則不明，安于止則明。荒于怠則不明，居于敬則明。驚于動則不明，主于靜則明。其明與不明，在一念轉移間，如反覆掌，無難也。今限

陛下臨朝，百官肅肅于下。

陛下肅肅于上。

陛下之心無不明也。

陛下臨祭，百執事肅肅于廷。

陛下肅肅于位。

陛下之心無不明也。然而未為明也。何者？朝參之頃，陛下之心無不明。陛下不自知其明也。必反而思曰：此心思中不着一事，豈非心為以守至正乎？是所謂心復于身也。循乎理也。安于正也。居于敬也。主于靜也。是所謂不放于外，不着于欲，不動于氣，不荒于怠，不驚于動也。故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得此知吾心之明，本末如是，不為造作也。然後

陛下知吾心之無外，即天也。吾心之有主，即上帝也。故曰

上帝臨汝無二爾心故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此心一刻
放失即二其心非所以事上帝矣夫然後宮之中得肆雖
欲不凜然保之不可得矣至于深宮之中得肆之地凜然
保之而後爲明明之德夫然後

陛下讀聖賢書知無一字不言心無一字不言心之明而
津津有味焉至津津有味于書而此心之保不難矣自昔
聖帝明王未有不好讀書者人主好讀書者未有不爲賢
君令主者人心易放而難操舍讀書別無操之道如大學
一書既講于經筵入于

聖慮臣以爲卽此書反覆玩味明明德于天下裕如矣推
而廣之宋臣真德秀大學衍義不可不讀也再推而廣之
先臣丘濬大學衍義補不可不讀也
陛下盡心于三書帝王心法治法無不具備夫然後知無
不明也又如此戎政尚書克續論選侍一事

陛下念

聖母則寬選侍之罪念

皇考則優選侍之禮義之盡也仁之至也而說者乃曰爲

聖母隱諱則爲孝明如

聖諭以爲假捏忠如楊漣以爲無功人臣避居功其居罪
君父有急冷眼旁觀此大亂之道也不可不明也一惑其

兩朝從信錄 卷十四
說孝也不知其爲孝。不孝也。以爲大孝。忠也不知其爲忠。不忠也。以爲大忠。大孝大節。皆可反黑爲白。何事不可指鹿爲馬。昔宋朝欲貶蔡確。嶺表宰執恐開端。朱熹歎曰。使後世見無禮于君。拱手坐視而不敢逐。必此言夫。今務隱諱而已。將何所不至哉。事有不辨于至微。貽禍于無窮者。皆若可數。在

陛下多講書。精義理。此心常明。自能辨之。果其辨之。則如方從哲。鄭養性。大義豈不容不討。何可一日復令居輦轂下耶。臣蒙

陛下擢于廢棄。玷于朝班。八閱月矣。見

陛下真有爲堯舜之資。天下真可被爲唐爲虞之福。而禍亂未已。治平未臻。羣臣之言。鉅細畢舉。然舉而措之。在陛下一人。所以轉天地之運。握宇宙之樞。提挈綱維。兼總條貫。又在

陛下一心。不然。如無舵之舟。無輪之車。何所執持。何所適從。乎。臣故舉要言之。必讀書以明理。明理以明心。明心以出治。始得弘濟于艱難。建中興之大業也。臣非迂言。四十年。體驗于身心。考究于經史。信其理之必然。食芹而美。曝日而溫。以獻至尊。臣老矣。不能久事

陛下。不敢不畢其所欲言。伏惟 聖明少垂察焉。奉

聖旨這所奏方從哲崔文昇鄭養性等已經大小九卿科道衙門公奏明白奉旨處分再不許牽扯生事高攀龍不諸事體不遵明旨又來瀆奏其選侍觸犯

聖母朕豈不報但看

皇考優待今被天災報應如何又言朕非孝本當重處罰俸一年

擇二十四日卯時冊封范氏爲慧妃命駙馬侯拱宸持節大學士葉向高捧冊

兵部上言奸細關係宗社奉

聖旨毛文龍因拏佟養真佟卜年遂投陶朗先處監軍讒

害毛文龍拏到劉一巘杜茂等刑部官縱容通同改口不認前招着三法司上緊問明擬罪正法劉一巘等身邊奸細在各處甚多邊上見有劉得功等錦衣衛便着的當官旗密訪拿來送法司從公嚴訊正罪刑部等官徇私賣法悞國欺君通不上緊問理着回將話來

禮部尚書顧秉謙侍郎周如盤教習庶吉士

刑部尚書王紀乞恩認罪奉

聖旨拏到奸細劉一巘等交通逆賊李永芳坑陷全遼疆土官軍其情最大至今不行問理反借升官爲名顯是推故違慢支吾法司職守何在王紀着革了職爲民其餘各

官姑且不究，還着問明具奏。

禮臣請視學釋奠以信。

王言。

天啓元年六月內題請擬于八月初四舉行，已因皇考在殯，郊祀尚未祗承，更于來歲擇吉幸學，至是

禮部復奏請。

淫雨傾壞山海邊垣，官民廬舍無算。

經畧王在晉與行邊尚書孫承宗交章言窮邊水災堪憐。

情狀

上曰覽奏，大水為災，遼人墊苦，臺城各處傾塌，關係緊要。

委宜急防，便行文經督撫臣酌處錢糧，嚴飭將吏于分轄

處所應脩造的，速行料理，其傷害人民亦量為賑助，以救

殘生，昭朝廷軫恤至意。

行邊尚書孫承宗請急安遼人奉

聖旨，遼民窮困至極，甚軫朕心，安插事宜，關臣董應舉亟

行招集，經督併各巡撫官嚴飭道府各設法撫綏，毋徒驅

逐出境，終至失所，其在登萊朝鮮者行文劉國縉、毛文龍

作何分插，一體矜恤，餘俱如議行。

鄭陽巡撫楊述中上言驚聞異揭，奉

聖旨，劉時俊併伊男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拏解來京嚴

審具奏，該部知道。

御史帥衆奏曰臣於前月蒙

恩調外彼已 陛辭回藉行至雄縣地方接臣堂官札付

始知復蒙

聖恩賜環唯時臣已在身白雲係念恨不一依子舍祇緣

聖恩深重不得不趨回謝

恩復任以來惟兢兢思過之不暇又何敢爲陳瀆第目擊

疆事如身處敝舟在在罅漏至二東之禍猶肩背與腹心

交病所關非小臣安能默默處此而不爲

皇上陳之自河西失陷寇逼山海諸臣之借箸者幾無遺

策矣第屈策者當提其衡權救變者宜居其要乃今榆關

名言

以西無不厚之防無不脩之險榆關以外增城以爲蔽假

款以爲藩凡天險人險亦旣櫛比而不踈矣是守法之不

可無而非其所以守也蓋善守者必以戰非以驅之戰也

謂以料戰之心料守而守乃固也臣按關上諸隘獨一片

石一路無榆關之扼塞無西虜之掩襲啣枚疾趨信宿而

至此入犯之最便者也聞頃者增兵不過數千增將不過

偏裨設奴分道內犯而宿重兵於此路萬一堵截不住爲

所闢入彼且分兵一枝以綴永平之援而以大師抄出山

海之後則東西之勢斷而蘆溝以西皆震動矣所謂一路

瑕處處皆瑕者也謂宜重兵宿將預屯此路奴從此入可

挫其大舉之狂鋒。奴若趨關，并可爲關門之犄角。所謂攻我之堅而瑕者，亦堅矣。督撫諸臣議以山石二路付主將。江應詔以馬世龍駐永平，專管東協。爲山海後勁。誠得此意，然使兵無固志，有望風而潰耳。與無險無衆同欲固其心，尤在統以良將，令其各有所恃。蓋將賢自練習，兵以有勇知方而不潰；將賢自法嚴，兵以必死而不潰；將賢自多謀，兵以筭無敗着而不潰；將賢能燭奸，兵以墉無伏隼而不潰。又以車爲衛，運有足之城，摧控弦之騎，奴之長技弗敢格也。兵又以有所憑而不潰，兵心固，民心亦因之而固。并將兵者亦因之而愈固，以此爲守，而衆心成城矣。以此

爲戰，而背城可借矣。不特此也。夫可恃在我，醜虜亦消其要挾之奸，而款之成也。易可恃在我，朝鮮亦絕其依違之念。而毛文龍之孤寄也，穩守關之策，其直截奏手似無要於此者。雖然，去疾宜速，師克在和，霆擊之振，魑魅罔不潛踪。同心之朋，鬼神若爲避銳。苟利封疆，卽如虎之相爭，勿計也。臣願在事諸臣出此也。苟知探驪卽鱗甲之多寡，勿問也。臣願在事諸將出此也。幸今經督道將，俱悉心邊備。而樞輔孫承宗，又閱視關上矣。知必有一番方略，以紓主上東顧之憂。但謀不厭密，將不厭多，以不恃款之心，用款以不忘戰之心，議守以長城之才，求將如杜應奎、李懷

信等俱宜置之要害與江馬二帥同心訓練以堅三軍之骨則遼事尚可爲也遼患息即奢安二酋且聞風梟奪又何難妖賊哉此臣於羣策中揭其最直截簡要有裨於疆事者爲

皇上陳之伏乞

聖明留意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杜應魁見報新兵着即刻勒限統領前赴山海李懷信有兵都調赴山海與同杜應魁公同江應詔馬世龍置之要地同心訓練以堅三軍共圖料理同守疆土其間事體或有當議者輔臣承宗詳議來說

大學士葉向高申救司寇王紀疏曰臣病臥旬日閣中事務一切不聞昨方具疏乞罷東裝待命乃今早忽聞有旨刑部尚書王紀革職爲民矣紀與閣臣沈淮相攻談者亦以爲過

皇上但責以六臣爭論之失體紀自無辭今乃以終十年劉一燾之獄而遽斥逐一大臣則從來所無之事大小臣工孰不疑駭夫一燾卜年之間在法司誠失之遲然如此大獄必須詳審讞議其情果真則雖父子兄弟不能相庇如尚有可疑亦宜虚心以求其當三尺在衡天地神明在上誰得而枉縱之有一毫枉縱之心便得罪

于宗社得罪于天下萬世問官之罪且在各犯上矣紀歷官中外素有清正之名乃敢欺

君枉法曲庇叛逆之人以誤國家而蒙戮辱臣知其愚不至此也自臣受事見言者懲年來之廢弛每以嚴威果

斷勸皇上臣時語同官主上英明天縱所少者非威與斷也正恐威斷未必盡當

臣下不得言耳今旬日之間嚴旨屢下緹騎四出又繼之以逐尚書

天怒赫然如雷霆之奮無不摧折威已彰矣斷已行矣然而王紀之斥終非其罪即劉時俊之通夷亦竟以巡按官之勘明為妥故臣雖當身病力竭奄奄待盡之時不敢不陳其愚伏望

皇上少霽天威收回成命令紀仍照舊供職責以作速問明前獄則大臣之體全而國法

君恩亦為兩盡矣昔臯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張釋之為廷尉文帝將殺人什之堅執不聽此

二事者或主寬而臣嚴或主嚴而臣寬跡若不同而要之皆斷于法微獨臯陶什之無心即堯與文帝亦無心也故

萬世稱二臣帝堯文帝之仁不衰臣敢為

萬世稱二臣帝堯文帝之仁不衰臣敢為

萬世稱二臣帝堯文帝之仁不衰臣敢為

皇上誦焉。至于蜀中鄉官，不許領兵，則臣聞自有蜀難，鄉官如董盡倫以計全城，張健、金富、廉李大儒等誓衆殺賊，似不必盡奪其兵。榆關之監軍贊畫，但不可侵大將之權。若全無一兵管轄，何以展布。江應詔

勅書，兵部請之，臣等撰之，有無重賄，必須查明，應詔已操大將印守關，又有馬世龍爲之後勁，而又調李懷信、杜應魁諸鄉兵往彼，作何管轄，是皆該部與經督諸臣之所當詳計者。臣老悖昏迷，自知言之無當，而犬馬有心，不敢不盡。決不敢黨獲狗私爲。九廟神靈所殛，伏案口占，語無倫次，統望

聖明鑒其愚誠而裁察焉。臣疏已具，適聞同官亦有公揭，列臣之名，似可無言，但彼此各盡其意，以俟皇上裁擇，理亦無妨。故仍敢封進。臣不勝冒昧悚息之至。奉

聖旨覽卿等奏，知道了。叛酋謀陷三韓，戕殺官民，喪失疆土，通國飲恨，遼廣陷沒，皆奸細所獻。今屢次拿獲真正奸細，通不上緊會問，奏請正法，任其耽延，藉口爲辭。王紀全無急公，欺君誤國，遲慢支吾，本當依律重治。念係大臣，姑從輕處了。予奪出自朕衷，有何猜忌。卿等不必申請，已有旨了。

師中之詞
何詳以暇
無忝丈人
之號

貴州巡撫王三善餉缺堪憂疏曰臣初疏擬住沅州者爲
行師之道莫先于足食而黔省兵食尤當先議夫人而知
黔之貧而不知黔必仰于楚第由黔征楚遠者四五百里
近亦二三千里往返必須二三月安能必有司之速應安
能必解役之疾趨沅州者黔楚之交便于期會者也爲餉
計也再疏擬住鎮遠者臣住沅州月餘一切分派糴買差
有次第而所募楚兵必使入黔然後可以核實可以歸伍
待糧米運至鎮遠稍有積聚然後可以親提大兵而上數
路並進一舉蕩平不然有米不至與無米同有兵無食與
無兵同故被圍者雖急而解圍者實不能急且不敢急其

所以不敢者自圍臣視臣猶解倒懸若臣自視尚存孤注
會城圍而尚有臣臣舉事不當而黔遂不可收拾矣故臣
再疏止擬住鎮遠非逗遛非畏縮原爲慎重而不敢輕發
以誤封疆今聞會城之內糧食已盡力難復支會城之外
文武將吏一無可恃臣若不進會城倘有不測封疆之任
誰實用之死于法與死于敵孰勝此臣雖極知力不能進
勢不可進而不容不進者也臣五月二十三日抵鎮遠二
十八日即提兵赴援矣各兵關支行糧悉于俸米載道而
來臣視之皆糙米中參和燕麥且半多腐臭畜亦不食何
况于人如此等米即運至百萬何益嗟乎此楚有司之罪

抑督餉官之罪。將責楚之有司。則遠不可問。將責督糧官。而黔官寥寥數員。無可代者。亦不過付之長太息而已。微臣此行。雖事處萬難。亦必出九死一生之策。不敢負皇上委任之意。第恐臣心無窮。臣力有限。既進而提兵。復不能退。而慮餉伏乞。

皇上將新簡貴州按臣董翌。

特賜專勅提督湖廣一切軍餉。任扎鎮遠。仍准其不必候旨。以臣具疏之日為始。即便移文管事。其方面有司敢有仍前怠玩溺職者。不時糾參提問。則風紀張而羣吏肅。是不動聲色而灌輸于不涸之源矣。又新按臣雖將蒞任。舊

按臣史永安尚在圍中。新按臣已任監餉。舊按臣應任監軍。蓋其任黔久熟。諳夷情。身陷重圍。練習兵事。况剝膚之災。與同仇之義。更倍恒情。此尤當賴其共濟者也。至于舊撫臣李樞。前任御史劉述祖。題議留鎮偏沅。彼尤止蘭州一首之變。當此兩首並起之秋。為變更大。而所在土司各懷觀望。尤不可不先事設防。則此鎮萬萬當增。應否即留任鎮沅。乞

勅下吏部覆議施行。

司禮傳出

聖諭。諭內閣。即今封妃大典在邇。所用冠頂金冊等件錢

節費

計切桑梓
自無迂說
通建昌以
合滇蜀之
勢洵為得
要

糧煩多，例應該部辨納。自奴酋發難以來，兼之滇黔蜀魯
交變，軍民塗炭，以至各省直加派重征，民不聊生。况内外
庫帑罄竭，軍興不貲，朕特命官于内庫查簡脩造，至期應
用以稱朕節匱之意。卿傳示大小臣工，凡有軍需等項錢
糧，務要各秉公心，樽度不得糜濫，仰體朕衷，特諭。
巡鹽御史傅宗龍奏曰：臣滇人也，冒險出滇，為鄉人乞旦
夕之命，謹以臣鄉危迫之狀為
皇上陳之。方奢酋之發難也，臣鄉之文武大吏投袂而起，
縉紳庶士聚族而謀，僉曰：蜀與滇唇齒也，無蜀是無滇矣。
不憚征繕以俟。

朝命既而曰：蜀危矣。朝命遠，恐不即臨，裹糧而前，不遑
啓處，不謂天禍滇國，又生黔禍，以分覆滇師。都司楊明
廷以三千人敗歿于畢節矣。叅將尹啓易等一聞敗信，自
烏撒奔回，而霑益炎方松林皆不守，平夷衛遂為土婦設
科之黨李賢所破矣。都司李天常以四千人敗于疊水矣。
尹啓易又以三十人為設科之數十人所敗，而交水及曲
靖城外之村屯焚劫殆盡矣。武定尋甸嵩明之間，日尋干
戈，無一日不傳警報，逮援兵四集，而東川之賊乃始出巢，
幸也。天之不以滇予賊也，土官沙源再戰再捷，而後賊首
殲，賊首殲，賊眾潰，滇之會城免為成都之續也。嗟乎，滇人

之濱死者屢矣。被兵之處，不忍言矣。水旱連年，四金而易米一石，行賈居送，祇爲盜資。避難流民，顛連載道，即受廛附郭者，倏移入野，倏移入城，憔悴飢疲，無復生理。每謂遼人巴人最苦，不幸滇人又身罹之。今東川業已遯歸，霑平已次第收復，天暑盛雨，寇必潛踪，驚寇似可粗定矣。然一賊未除，司帑告罄，兵以無餉而難聚，賊以無兵而復滋。九月十月之交，米已熟而未收，是資寇糧之日也。且按臣楊春茂行矣，撫臣沈倬烝行年七十，拮据愁苦，通身是病矣。司道各官，察處者差行者接踵而去，見在會城者僅林士標一人，迤西僅徐穆王之機二人，迤東僅聞傳一人，監軍

惟有黃士華，而憂讒畏譏，日求解任，亦不過掛空名而已。至于將官中，能勝討賊之任者，更無一人。撫臣即竭盡心力，不敢告勞，而一心兩手，安能應日新無窮之機務耶。臣等觀其癯貌，楚楚可憐，惟有相對太息而已。是將有城而無兵，欲增兵而無餉，既無兵餉，又無將吏以調度之。

皇上誠一垂睿思，如此光景，滇南能不淪爲絕域乎。尚能保一年無事乎。臣寬假省親，于去年十月抵里，方期叱馭而前，所遭地方大亂，臣自分必死于賊，永無事。

皇上之日矣。茲獲苟全性命，皆

皇上如天之庇也。臣懼與全滇億萬生靈，並膏原野，萬不

得已循漢丞相諸葛亮征南之舊道從鎮雄入雅安從苴
却渡金沙江而入會川遂從建昌渡瀘入蜀今已抵成都
矣臣之勉爲此行也仰奉簡書圖畢力于理鹽之役臣之
志也然冲炎犯瘴割父母妻子之愛而冒險出滇爲鄉人
乞旦夕之命于皇天皇上尤臣萬不得已之至情也臣之所首懇于
皇上者乞嚴嚴勅新撫按及新推司道諸臣從建昌刻期
入境受事蓋此時黔路已斷粵西亦有一路可通而夏秋
瘴癘爲虐或諸臣所不敢輕涉也瀘江雖有瘴而不甚毒
且臣可以來而諸臣獨不能往乎諸臣入而法令一新盜

賊亦當斂手此救滇第一急着也撫臣所題

請就近推升及添設將領諸務亦望

皇上勅下部院速見施行早得一人入滇即得一人之力

矣其次則請發帑金

皇上于東西交託不惜傾儲以供軍費薄海內外無不謳
歌即加派未停不敢懷怨夫滇亦一藩省也顧不能當西

蜀之半乎乞

皇上慨賜二十萬金與蜀並運責令蜀撫差官轉運入滇
以爲滇兵續命之劑仰見

皇上慈愛仁明不忍一物失所其不忍以二十萬金昌滇

可知也。且臣之求原不侈也，其次則乞嚴諭督臣張我續，乘取重慶之聲勢，速勦奢賊，即乘勝以勦東川。若奢賊未即就擒，亦須分兵從鎮雄烏蒙先平東川，為臣鄉除腹心之疾。臣鄉原無一事，以救蜀而全省皆搖。督臣能不念滇而早引手乎東川？先平次及鹽倉滇兵，可與蜀會，即百奢酋無能為矣。其次則乞皇上諭全蜀中撫按，開通建昌。臣鄉在天抄，蓋自玉斧一畫而滇不通于上國矣。太祖高皇帝混區宇，自黔取滇，取蜀。今之東西二路是也。太祖遣將南征，亦有貴州原非上路之

諭。以蜀中未下，故不得不先從黔入耳。今黔省傳聞未破，則東路尚存可行之時。然不可以歲月計也。粵西又未開關，則舍建昌何適乎？必建昌無梗而後有入滇之任，紳必滇與蜀氣脉流通而後可合力以圖賊。此理之一定不可易者。臣親履其地，求其利病而力為調停，亦不過給應得之餉，補原額之兵。假便宜以殺賊，而取山澤之產以濟驛站之窮，不必創非常之原。而兩省可合為同室矣。若廟謨獨斷，肯以會川改隸雲南，聽其制置，而自建昌至黎雄，責之蜀中，尤覺便益。以會川至滇僅九日，而至蜀必一月。遠近之勢異也。臣已將彼中事宜面告之。按臣張論書

達之撫臣朱燮元矣。兩人俱為社稷業有同心。然非明旨諭行。恐究竟作道旁之議也。今日之勢。似蜀急而滇緩。然滇亡。則蜀必不能獨存。其奢賊一窮不入。建昌則走東川矣。故滇之可慮。猶在蜀之上也。通建昌以安滇。寔所以破奢酋之後窟也。滇蜀合而俱安。無憂黔矣。庶西南半壁。終為朝廷有耳。臣暗淺無奇。又奔走困頓。條上鄙見。莽率無倫。而區區之心。苦於怔冲。望

曲阜為死
川左臂故
以先據之
以孤其勢

賊攻曲阜却之。

報稱六月二十七日。鄒縣妖賊領馬步萬餘。擁至城下。知縣率兵民極力捍禦。殺賊甚眾。賊不能陷。旋以援至。

拔營而去。

沙溝兵將擒斬妖賊奪回糧艘。

而後得畢
力以攻府
城縣令捍
却如此功
亦偉矣

報稱六月二十二日辰時。南來滁州衛通州所糧船共四十六隻。在于運河彭家口灣住。有捨夏鎮妖賊千餘名。陸續前來。捨拒截。沙溝營哨官姚文慶許領等齊集本營快壯軍兵。并沙溝附近四處鄉兵共三千餘名。飛至彭家口拒敵。活擒賊人孟光漢李有安等共十一名。殺死賊人四十餘名。孟光漢係偽封總兵。李有安係偽五王。夏鎮戚城龍袍糧船俱光漢等攻陷。捨奪運送勝縣者也。糧船捨去七隻。沉水二隻。救回三十七隻。俱撐回韓庄。與各船連成大幫。撥

淮兵驅斬夏鎮妖賊運道復通。

淮兵與賊交鋒。殺死大半。賊窮無路。從東路白山逃走。沙溝營哨官姚文慶等率領營兵鄉兵。赴彼截殺。斬賊五十餘名。將前捨去糧船七隻。撐回韓庄。餘賊盡歸勝縣。

遼陽城火

塘報五月二十九日遼陽城先起白雲後起黑雲變成紅雲一塊從空墜下火來城內房屋人口牲畜燒死幾盡

禮部尚書孫慎行以病請歸

上曰卿清脩峻望倚毗方殷覽奏情詞懇切暫准回籍調理稍可撫按奏請起用

加惠安伯張慶臻少傅兼太子太傅以近者

護送

皇祖妣神主及先護送回籍

皇考梓宮屢著勤勞故也

二十一日祭告

神宗顯皇帝

神主奉安太廟

升李若珪楊漣太僕少卿

山東一日二捷

撫按奏報七月初九日據總兵楊肇基報稱本鎮力疾六月十九日抵兗州府即遭淫雨連綿幸于本部院于七月初五日親臨視師初七日早率監軍王副使徐副使同本鎮督領兵將至教場點閱官兵隨招祭六月念三日陣亡將士忠魂痛哭拜奠人人感泣正切奮志同仇祭禮未竟忽報妖賊衆擁一萬餘五路而至已近城南三里大橋外本鎮面承本部院方略同兩道申嚴號令先發游擊蔣紹芳王化溥領騎兵一枝迎賊截殺而都司楊國威廖棟分兵二枝進出賊尾賊腹背受敵殺死千餘抱頭南遁我兵追至橫河山水暴發賊奔竄慌

真切要之
疏東南防
禦大略已
得八九

張被水滄死無數俟天霽道開即
統兵南下鄒滕之賊不足平矣。

應天巡撫王象恒亟備勦除以衛根本疏曰頃者滕鄆之
變臣曾草疏一用撫諭之人一用附近之兵一用見在之
糧于時賊勢稍息遂未敢煩瀆不謂彼賊雌伏之後復爾
鷓張夏鎮之禍慘矣且圍沛縣攻濟寧窺兗州索戰于徐
州而邳州更岌岌矣腹心咽喉之地遽至梗塞衣冠文物
之區盡為戎馬此其患何如者况南則鳳陽泗州東則淮
揚再南則留都關係何如重者寧可不急備乎除將前疏
補牘以進外臣已調兵防守鎮江等處而更有最急當
請者江上之要害有三事機之當議有三而勦賊之要着

惟一敢備陳之一則京口一則浦口一則安慶京口項臣
疏添游擊就見在舊兵整理之此時之言也今事急矣京
口須再加兵一千以防水師而作淮揚之後勁此一要也
浦口南北之冲在南都城外六十里大江之岸北則滁鳳
喫緊門戶也此處必增兵一千一勇將領之庶可以折北
來之瀾此又一要也又西則安慶為諸省問渡之津而應
安徽池太寧六府幅幘寥濶祇兩道臣平時已苦于奔馳
之不及而况此何時也徽安道且例以押運行矣千里之
區豈可無彈壓之人故安慶必須添一道臣而以安慶之
全應天之半屬之江浦六合皆可遙制且有事可以移住

二縣拱衛留都就以本地兵操練急則再加兵一千度西路可以無虞此又一要也夫此三千之兵其大略也急則增緩則減原無則就近召募之各營有餘則就近調發之隨時斟酌焉若夫糧餉多則用須一兩少則九錢大約兵一千月有千金之費而哨官隊長之加厚衣甲器械之新增大約有一兵又有一倍之費臣與道臣皆隨時酌處或動協濟海防銀或搜括帑藏不問何項許爲借給事平查補此所當議者一也又有砲臺之當設各處俱有砲臺而南方則無之合于沿江諸處如京口如龍潭天寧州浦口孟河福山靖江等處俱係江岸渡口皆立砲臺數座上蓋

一房中留砲孔下空之可以藏兵每臺大者一二百餘小者百十餘賊至渡口則火弩齊發可以堵之于彼岸可以擊之于中流雖費多而其用大此所當議者二也又有漕糧之當議今糧在河萬艘鱗集而此賊乃扼其喫緊頃已奪袍船糧船十餘隻矣及今宜將漕舟在徐者歛之漸南江南附近地方行者量留數處積貯有方查安慶一府漕糧尚未起運頃該道府申詳欲留之以爲該府備禦之需臣以彼時事勢尚緩未敢輕議今似不得不然矣以上皆防禦之着也若夫勦除緊要之着必須

勅山東河南巡撫總漕總河及募兵居中合力併兵及南

京操江與臣衙門佐之兩淮鹽臣巡漕御史又繼之各便
宜募兵便宜支餉或因粮于漕艘于鹽課多者四五千少
亦一二千四面環攻期于盡殲摠之事平銷算益合則力
大分則無成急則濟事緩則難備故盡羣力羣策以救焚
拯溺而後寇盜不足平耳不然若膠守故常坐以待斃噬
臍而圖之不亦晚乎臣此時見目前事勢緊急不得不盡
言如此者仗
天之靈得漸漸就平是在隨時斟酌耳伏乞
勅下該部酌議覆請臣等遵奉施行
朝鮮陪臣吳允謚等四十二名

大崇教等七寺喇麻僧班就頡行三十六名八頁

禮部尚書孫慎行歸

兵部尚書黃克績亦歸

光祿少卿岳元聲奏為 國臂輕擲可痛帥尾孤搖宜憐

乍聞海外消耗描寫島中情形略陳

聖聽伏乞 勅下廷臣詳議監督憐枵酌餉飽士卒慎攻

守漸圖雪恥除兇事從來譚國勢者必通華夷疆域為一

身而後脈絡可循經畫不錯

皇上試披皇圖而俯觀遼河東西疆土南至旅順北極開

原延袤一千幾百餘里非我

論文龍者當以此疏為準的孤危情狀種種可憐勢不容不援至進之未必制奴之死命退之不至損國家之威靈則為文龍實着實步喜談過計

何紛紛為
後來一論
一傲一今
真經濟名
言

兩朝後信錄

卷十四

卒

神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二百五十年來

也。皇上所恃為社稷左臂而身使之者乎此真臥榻之側

皇上豈肯容他人鼾睡者乎臣歷觀數十年來豢養邊臣

戲視社稷恣填谿壑循至二三殘臣跋扈不悛我

國家全盛金甌殘視殘缺奴未渡河而主帥先逃奴已歸

巢而城池終弃金戈鐵馬肝腦塗地忠臣義士塞草棲鳧

風聲鶴唳驚盡公卿之壺域恫疑虛喝煽起草澤之波濤

海內豈少李永芳之賊哉盈庭之不忿而憤然作色也豈

非

皇上忠義之士為社稷圖復此左臂者乃道傍之築迄

三年而未有成言致使徒步海外之一毛文龍稱將軍於

皮島也不謂我國家熊羆塞外之氣象之可痛者如斯

也臣於文龍之報捷鎮江城也初實駭之度酋奴必有屠

戮全城之慘及鎮江城之既屠也甚為文龍危之計文龍

惟有疾走朝鮮之着若以文龍之舉動核文龍之伎倆此

非大呼盧博塞之徒呼號徼倖一擲捷試而捷得之者乎

此何可恃也所幸天助社稷遼人忠智不二心之人之

避禍各島與各島遼民之生長於島嶼舟楫之間者適與

文龍遇合於間關險阻之區由瀾川浦至皮島而止焉至

妙寫

文龍遇合於間關險阻之區由瀾川浦至皮島而止焉至

兩月正書錄

卷十四

卒

此而文龍之伎倆始可次第見矣。文龍所居一皮島也。而進之獐子島、鹿島、石城、廣祿、長山諸島。文龍據一島而諸島皆皮島之島也。據皮島則皮島之人民與之訓練而安全之。勢必與文龍求其同生。不求其同死。而各島之人民生死肝膽與文龍同也。計各島之人民初之救死不贍。得文龍與之唇齒爲命。而以漸觀其中。胆智勇敢之士。而劊之以纓弁。給之以器械馬匹。而壯士有死之心。無生之氣。與文龍誓期食奴肉。飲奴血。共有北向報効。

朝廷之心可知也。此文龍雄視島中之情形。可描寫而得之者也。如此情形。而有不甘苦與其飢寒與俱者。非必文

實是微倖

龍與非文龍之爲心。其同舟共楫之相顧相恤。亦勢之所不得不然也。蓋臣謂籌國家之變。與兵家之宜者。因其勢利導之而已矣。此又文龍拊視島中之情形。可描寫而得之者也。文龍仗社稷之靈。以微天之倖者。此也以臣計之。天之不可長恃。而倖之不可屢微者。其說有幾。臣謹採之海外之消息。集之爲愚者之千慮。而

皇上試垂聽焉。臣觀今日國家功令。殘遼流移之氓。混亂竊入內地者。定以奸細論。此令中外奉行。嚴於細柳矣。登萊之地。遼民不敢踰望海澗一步。則夫遺黎之在遼陽者。勢必盡驅而置諸海島間。有遼民之奔竄于風波而止。

乎內地者。亦如驚魚駭鳥。逃之乎深密。而後可得其性命之情。則遼民之不竄入於酋奴。而依歸於文龍也。即三尺乳臭。亦文龍之義士矣。文龍而有人心。有弗飲之食之者乎。度文龍亦勢必不能不飲之食之也。試問文龍持籌足食。作何料理。此其可憐者一也。或曰文龍尚有朝鮮。可藉聲援。佐餉之一力。無非爲我。國釜山之捷。其君若臣。誓不敢後。以負我。

主恩。監軍一過。不禁騷驛。而國澤蕩然。使伏戎之禍。遂見于李暉爲酋奴。驅朝鮮之叛逆者。且在蕭牆之內矣。文龍不懲創而濡沫之。朝鮮之民。又未必不談虎而色變也。

如此而欲望緩急於比隣。試問文龍講信脩睦。作何方略。此其可憐者二也。最可慮者。謂文龍性忠義。其人耶。則今日尚方之劍。何殊蘇武之節。文龍臣鄉人也。文龍而果至于此也。臣且當執鞭拜下風。何敢重疑之。文龍而猶不免於中材。晚近之末流也。萬一興師日費不支。仰天飢餓。莫告上無以答。

君父之命。下無以飽島人之腹。酋奴乘間襲香餌。以招搖之。文龍於此生死難持。而進退維谷。疆場之禍。有不忍言者。試問文龍衝鋒馳突。作何韜略。此其可憐者三也。酋奴鬼域。幻有幻無。海上訛傳。朝三暮四。或從榆關而道聽。或

如畫

喜談過計
曲盡人情

眼孔宜大

由旅順而塗說逃兵廢將之口吻。江湖術士之揣摩。或憑祖功宗德而居無事。或效指天畫地以倖邊功。訛以傳信。信以傳疑。葵藿之夫似迂。似痴。燕雀之輩亦醉亦夢。皇上山海以東。一片錦繡江山等。於沉舟破釜矣。傷哉。不知篙師孤撐之所以也。中外譚者。徒舉毛文龍為一話柄。可謂一文龍之外。遂絕孫吳之跡乎。請就文龍而詳文龍之說。喜談文龍者。謂遼事兵興以來。從來未有手縛佟養真父子。一報奇捷。賜劔賜蟒。汎是赴赴于城。此夫鼓舞文龍以賈餘勇者。非乎。此信文龍而過者也。過計文龍者。謂酋奴毀滅遼城。收拾老寨以東。絕無有入犯聲息。又何

情實如見

二語斷案

必毛文龍添此贅疣。請兵請餉。並屬浮浪。此夫裁節漏卮。以求實事者。非乎。此又不信文龍而過者也。乃文龍之自信何如也。文龍踞皮島。畫圖立說。而號于眾曰。龍居皮島。跨鮮制遼。控阨上游。蹂躪寬奠。攪擾南衛。枕奴手足。居奴腹心。更有劔道直搗巢穴。壯哉言乎。譚何容易。臣度文龍就中進止。機宜而竟其着。數韜略進之。未必制酋奴之死。命退之。不至損我一國之威靈。文龍便宜行事。將略義能。出此乎。獨憐其孤棲窮島。置身絕塞。投石超距之未遑。生聚教訓之不免。甘心於貓鼠之眠聲。張為龍虎之鬪。仰海天而飲泣於巖岫。溟渤之衝。望聲援而號呼於登萊山海。

活現紙上

之間。文龍之最可憐憫者此也。又文龍所自信而中外人心所未能全信者如此也。而由斯以譚文龍鎮江初捷之時。則為倖得倖失之文龍。鎮江既屠之後。則為若存若亡之文龍。皮島未營之先。則為可留可去之文龍。皮島既營之後。則為千慮萬慮之文龍。

皇上試下尺一書諭文龍曰。爾居島中。山川形略。聚米可圖。爾其墾溉屯牧。與士卒甘苦是共。練勦師沿海嘯偵。以制奴出入。就關嶺設奇。潛伏扼奴項背。與朝鮮臂指相通。不失輔車之倚。登萊天津山海諸要害。務為率然策應。使酋奴不得見長。萬里金湯。將在皮島焉。如是則

皇上之倚畀文龍。不啻心膂。而文龍能不手額頂踵。捐糜奮擊以報

陛下乎。

皇上試下一檄予朝鮮曰。爾國聲容文物。略似中華。風俗人心。與他國迥異。垂二百五十年来。世受國恩。毋相凌。毋相軋。矢心戮力。以匡王室。朕將嘉勞之不遑。其或左右觀望。畫首鼠之端。功令具在。毋貽爾先正羞。如是則朝鮮感恩欲死。且吞刀浣腸。上下相安。與島中漸成犄角之勢。而頸可繫。闕下矣。若夫遼之土地在也。遼之遺民在也。痛殘寇之莫返。悵呼搶之無從。

皇上試下一令。憫之曰。爾遼煙雲稠密。為國保障。一旦摧殘至此。朕心攸痛。爾豈不知。爾其收戶口。厘生聚。朕將宵旦經營。圖所以恢復。永建迺家。如是則遼民死竄未盡者。將携老扶幼。裹糧宿師。以候王師之至。

寬政戊午

祥和堂藏書



